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卷之八

衛靈公第十五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藏
吳同春
印

既曰問陳則在靈公所宜加意
文先已見其言陳也但疑如
亦未見之以為在靈公問陳
故亦之



浙江圖書館

重刊秦虛齋先生四書蒙引卷之八

同安

太倉

書固始

吳同春

校刻

衛靈公第十五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

圖

俎豆二字因問陳而生夫子既曰未學則在靈公為不當問矣
既曰嘗聞則在靈公所宜加意矣蓋為國以禮兵陣之事非所
宜先○俎豆皆禮器但俎如几子木為之以載牲體且容四升
亦木為之以薦菹醢○靈公問陳夫子便知其不足以有為矣
故去之

按史記問陳之明日又有仰視蜚鴈之事故孔子遂行

○夫子所學者俎豆之事靈公所問者軍旅之事此其志意已不相投矣尚可留乎故去之夫孔子自少以知禮聞則俎豆為夫子之所學者已不待言至於軍旅之事夫子豈真未之聞哉觀其却菜兵誅少正卯墮三都風采凜然且嘗曰我戰則克夫子豈短於此哉為此語者特以拒衛靈公之問耳然不直曰軍旅未之學而又啟之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使靈公能改兵陳之問而為俎豆之問不亦美哉○徐節孝先生曰兵者實大賢盛德之事非不才小智所能用而酷慕諸葛孔明○靈公問陳子曰云齊宣問齊桓晉文之事孟子曰臣未之聞也無已則王乎其家法一也蓋不止遏其所不當問而又啟其所當問者也

然齊宣繼是能有何如則可以王之問衛靈則畧無憤排意又以見二君之優劣而夫子之所以遂決於去衛也

○夫子既拒其問明日遂行蓋靈公無道之君復有志戰伐之事故荅以未學而去之去之陳而絕糧從者飢甚俱病莫能興起子路愠見曰君子宜乎無窮既是君子乃亦有窮乎子曰禍福成敗有不在我者君子安能必其無窮固亦有窮時但君子能守其窮若小人窮則放濫為非矣然則今日但當守窮而無至濫斯可矣此其所以警子路者亦有在矣○濫濫也小人窮則自放於禮法之外而無所不至亦如水之溢出外也固窮作固自窮時說方應亦有窮乎之問若未荅他亦有字意只先說固守其窮亦不成語次且下句小人窮斯濫矣句內便亦諷得

君子能固守其窮之意了

○聖人當行而行無所顧慮於其明日遂行在陳絕糧見之處困而亨無所怨悔於其所謂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見之但全章題目則不可如此分截如中庸所謂首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其實體備於已而不可離次言存養省察之要終言聖神功化之極正一般亦不可依他分截且依饒氏分但謂顧是顧後慮是慮前怨是怨人悔是自悔不必依他一說便無絕糧之事朱子亦曰無所顧慮乎而小註都不計較之言豈亦虛設邪○在陳絕糧不必拘說禮厄蓋依大註當行而行無所顧慮之說只是說夫子要去便去都不計較所以絕糧也然據孟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則是實有難矣不知如

何○集註在陳絕糧之下既無患難之說總註又有無所顧慮之說可見不用此意只是無盤纏耳亦是無相知人在孟子無上下之交之言為實而發兵圍之之說未見其的也

賜也汝以予為多學

多學多聞多見也能識是所聞所見又都記得也

○賜也汝以予之道為出於多學而識之者歟子貢始而曰然者以夫子於天下之理無一之不周知非多學而識者不能是多學而識者也既而疑之以謂夫子豈專用心於外者邪必有一箇道理在而非徒多學而識者也子貢方信而忽疑蓋其積學功至而亦將有得也○夫子欲其知所本也蓋萬理同出一原人之一心萬理皆從此出得其本則本原清明之地此理無

不容受有感皆通雖不拘拘於多學而識而自無一理之或遺
若但費力於多學而識而不知所本則徒得其用之殊而不得
其躰之一亦烏足為盡心知性而知天者哉
非也予一以貫之

○言天下萬理同出一原我只是一箇道理以談貫他何至於
多學而識邪○子貢只就外面探討得許多孔子則只把他一
心來照外面許多而見其無一理之或外也○天下無一人無
有一貫底道理何也心之虛靈知覺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人所
同也雖聖人一貫亦不過是全此箇理耳所謂質美者明得盡
不見渣滓而一貫之妙在是矣其次則必自格物致知以至於
知性知天則亦能一貫矣邵子曰心為太極一貫之謂也學至

於一貫則千端萬緒隨取而隨得矣雖不拘拘多學而識而自
無一之或遺矣○彼以行言此以知言行該得知知該不得行
也故曰曾子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精察非知而何耳言行
知在其中矣○蓋聖人雖未嘗不博然非止務博也是知子貢
博學者也夫子博而約者也不可以非也二字便說聖人全不
用博聖人不專務博而未嘗不博若不博又安有約邪○一固
一也所貫則不一也亦何嘗不博但有約以御博耳○謝氏註
引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者明聖人一貫之妙如天之於衆物匪
物物刻而雕之也尹氏註則言子貢不如曾子愚按以下則又
言諾子不如子貢

由知德者鮮矣

○德謂義理之得於己者既是如此則不可謂知義理之得於己者鮮也知者知其意味之實也能知其意味之實則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無入而不自得矣此知德之所以為難也○章蓋為愠見發歟不然何獨呼由而告之也知德與知道不同觀大註可見○義理對利害而言有意義理實得於己則利害不能動於己矣善乎饒氏之說曰既知得這裏面滋味則外面世味自有不足以奪之○在物為理處物為義○集註曰非己有之不能知其意味之實也此意云何見其所以鮮也○子路在聖門號勇於義者夫子嘗曰乘桴浮海從我其由然一為絕糧所困尚爾愠見况其他乎信乎知德者之鮮矣蓋子路之勇於義是資質上來若知德則必自學力上來始見滋味

子路於細膩克己工夫則未也。○路豈有未行而知其曲折者其未行而知其曲折者只是得於傳聞識箇方向耳故學要真知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

○獨稱舜者紹堯之後而又得人以任衆職則既有帝堯以當其勞於前又有衆賢以分其勞於下此舜之德所以雖不必有盛於他聖人而無為之治則有他聖人不能及者矣此二句都是推孔子所以獨以無為而治歸諸舜者之意若用在下句尤不是然今人只知舜是紹堯之後又得人以任衆職所以無為至於德盛民化則又略之殊不是蓋自古聖人德皆盛德皆盛皆可無為而治但舜不徒盛德又有此兩段機會尤為無為耳

故獨稱之

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見其實無所為也○恭己正南面本不是說他無為而益以見其無為也語意與堯之德不可名所可見者其功業文章巍然煥然而已相似○恭己以敬之見乎外者言故曰敬德之容敬德二字就在內面說箇無為而治下文又言恭己正南面而已蓋其為治之迹不可見而惟敬德之容為可見也○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未必其他聖人皆擾擾然有為也有為則非聖人矣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又未必其他聖人皆戚戚然長憂也有憂則亦非聖人矣要皆舉其尤者言○封山濬川封表也即封贈之封封十二山者每州封表一山以為一州之鎮如職方氏言揚州其山鎮曰會稽之類

濬川濬通十二州之水也

子張問行

官

子張問行問如何便處處都行得子曰顧自處何如耳

○子張問行問如何才行得也夫子告以如此則行如彼則不行你如今欲如此而不如彼必也於忠信篤敬念念不忘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夫然後一言一行自然不離於忠信篤敬而蠻貊可行也○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子夏所謂君子敬而無失一條亦有此意但不應說四海皆兄弟之言蓋忠信篤敬則人恒愛之人恒敬之矣故蠻貊可行蠻貊之人亦有人心在也○蠻貊可行則近者可知州里不行况於蠻貊乎行舉其遠見其無處不可行也不行舉其近見其無處而可行

也孟子言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一
樣語意子張書諸紳書言忠信至夫然後行數句今此數句蓋
是記者錄他書紳之成文也○行篤敬者篤則不薄敬則不苟
也○參前倚衡是說未行未言之先能如此夫然後言自然忠
信行自然篤敬而蠻貊可行也參前倚衡只是此心不忘到處
相隨之意夫然後行意謂言忠信行篤敬而蠻貊之邦可行者
豈可以襲取而強為之哉○上一節據見在說出兩端下一節
乃教以下工夫

○子張書諸紳者蓋以受教之時此心固在聞教之後怠心或
生故特以孔子上文所告盡書諸紳書諸紳則身在是紳亦在
是紳在是則忠信篤敬亦在是矣然此在顏曾則不用書紳亦

可見子張之為有志者發於實心見於實事也○質美者明得
盡明如明明德之明兼知行欲盡理還意思學要鞭辟近裏著
已所鞭辟者非妄也

直哉史魚

書

此兩句重在邦無道如矢下兩句重在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如矢言直也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問尸諫一事只見他無
道如矢何以見其有道亦如矢曰無道尚如矢有道有不如矢
者乎蓋不難於有道之如矢而難於無道之如矢也詳集註意
○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味一可字則史魚邦無道如矢雖欲
卷而懷之有不可得也卷而懷之之字不必指道以身言也言
斂身而退也不曰邦無道則卷而懷之必曰邦無道則可卷而

懷之然則史魚為傷於直矣可之一字端不虛下可字亦似能
字意

○看來史魚之直能伸而不能屈未盡君子之道若伯玉則能
因時屈伸近於夫子之用則行舍則藏故曰出處合於聖人之
道而為君子也然聖人之稱二子云非有品題其高下之意

大抵衛之賢大夫只有此二子故夫子稱之而各言其賢然自
傍人即聖言觀之亦可見二子之高下矣○衛獻公使太師歌
巧言之卒章有無拳無勇職為亂階之句所以速孫林甫之謀
亂也○做時文則於尸諫及不對而出兩事俱用在外

子曰可與言

此章是言人之語默中節為難言人既可與言當與之言也乃

不與之言其人不可與言宜勿與言也而又與之言此無他不
智故也惟智者明見得那人可與言則與之言既不失人見得
那人不可與言則不與言亦不失言○可與言而不與之言不
知其可與言也非故也不可與言而與之言不知其不可與言
也亦非故也故曰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觀此章者其用工不
在於語嘿上而在於知人欲知人則在居敬窮理看書都要如
此

志士仁人

同一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只是在志士則為勉然在
仁人則為自然志士利仁者也仁人安仁者也皆非死生所能
怵之也○心不安處便是害其心之德心安德全所謂仁也朱

四書章句
子貢問為仁
子曰求生如何便害仁殺身如何便成仁只是爭箇安與不安
耳然心之所以安者理也所以不安者非理也○兩以字不要
為用力字解○殺身以成仁者非不得其死求生以害仁者亦
非考終命○程子曰實理得之於心自別此實理字就下文解
處便是○陳曰孔曰成仁就本心安適處言孟曰取義就切身
斷制處言又曰仁以心之全德言義以身之大節言

子貢問為仁

凡問仁者要其成也若問為仁則是求其所以用力之方也工
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蓋器其所資也君子之為仁亦必有所
資故居是邦也上焉則事其大夫之賢者下焉則友其士之仁
者事大夫之賢者則有所觀法而起嚴憚之心友其士之仁者

則有所切磋而生勉勵之意是有所資以成其德矣

嚴憚切磋分貼如新安看事字友字方知分貼為是若士之仁者猶可以嚴憚若大夫又安得暇與我相切磋邪○賢以事言事亦仁之發也仁以德言居仁則大人之事備矣欲為仁而先親仁賢猶工欲善其事而先利其器也

夏之時

顏子王佐之才故問治天下之道曰為邦者謙辭亦以夫子所答而見之也

○此章之言皆於先王之法中精出箇大中至正者以為顏子告如曰自古帝王有作皆曆象授時以定一代之正朔然惟夏時為最善而當用自古帝王皆有車然其略者或等威之不備

其詳者又失之過侈惟商輅則朴素渾堅而等威已辨是商輅所當用冕之為制自黃帝以來已有之制度儀等至周始備

云是周冕當用也至於樂自黃帝以來諸聖人都有而盡善盡

美者莫如韶故樂自當用韶舞以上於各代之制亦各舉其一之至盛而大者以例其餘耳○夫敬授人時者古聖帝明王所以敬天勤民之第一件事也故夫子首以行夏時告之取其時之正者以其為春令之首月於時為正也令之善者三陽開泰協風乃至景候善也饒氏之說不可曉○史氏伯璿曰按四時改易冬不可以為春之疑今亦不在多辨但以夫子行夏之時一言證之足矣夫時之一字非但指正朔月數而言必是指春夏秋冬四時而言甚明既有所謂夏之時則必有所謂商之時

周之時矣顏子問為邦夫子欲其行夏之時則是當時所行未必是夏時也未是夏時非周之時而何夏之時以建寅之月為春則周之時必以建子之月為春矣若周之時春亦建寅無以異於夏時者則又何以必曰行夏之時為哉餘則陳定宇之言備矣○說者解夏時為夏小正之屬小正夏時書名也屬字有該括夏小正之屬據中庸或問二十章辨蒲廬有曰決非孔子所建夏時之本文也謂之本文是且是書想似月令又或問戴小正之文云十月亥雉入于淮為蟄○斗柄于夜初昏隨十二月分各指十二月辰位建者立也柄之所豎也今之所謂月建是從此上來以初昏為的斗柄一日一夜周十二辰位但以初昏為的○元統會會統運運統世世統年年統月月統日日統

時時統刻刻統息息積而為刻刻佳積而為時時積而為日日積而為月月積而為年年積而為世世積而為運運積而為會會積而為元時以作事人可施工十一會為一元三十運為一會十二世為一運三十年為一世十二月為一年三十日為一月十二時為一日八刻為一時一百二十五息為一刻格致余論瀋脉論曰一晝一夜一萬三千五百息凡測星辰都用初昏測日景却用日中○人生於寅物與八同生若生人未生物人亦無所養而隨死矣此獨言人者時以作事於人為切况人亦物類之首者言人則物在其中矣

樂則韶舞謂用樂則用韶而及其舞也蓋樂王音故增一舞字或單言樂則兼舞○上是舉大法告之至放鄭聲以下却是戒

意○詩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重耳得之而申生失之也孔明嘗以此教劉琦矣易曰近而不相得則凶

放鄭聲絕之使不接於耳遠佞人斥之而不近也所以然者鄭聲淫淫則蕩人之志佞人險險則能變亂是非以覆人邦家淫字危字當如此說

○顏子之學博文約禮以至所立卓爾三月不違是王道本領都有了有天德方可語王道故夫子以四代禮樂告之三代之下王道所以不復見者有以也○發此為之兆朱子曰兆謂準則也此何以訓準則蓋其大端大例也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言人之慮不及遠以為可苟目前之安殊不知所慮不遠處置

不十全只目前便亦不安了况能久安乎此正以時之遠近言
○為謀不周則其患立至矣彼不周於謀者徒苟目前之安耳
而不知危者安其位者也雖目前亦不獲安矣此慮之所以必
貴遠也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夫謀至於孫而後子可獲安
向使及子而止非惟孫不獲祐雖子亦曰殆哉矣○朱子引蘇
氏註蔡氏饒氏都看錯了只管分爭個地與時做甚不知蘇子
所謂千里之外几席之下字樣只是發明遠近二字之意而非
其少為慮到千里方得無几席之憂也孔子正是以時言○朱
子曰事常先難而後易不然則難將至矣看來天下道理都是
如此易曰危者使平易者使傾注
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前篇已矣乎解曰慙其終不得見而嘆之此則解曰嘆其終不
得而見之也何異乎蓋此只是子罕章所記而增三箇字耳其
實一意既一意云云恐其終不得見而嘆之則成兩意矣○加
此二字警人之音尤深何謂警人蓋既謂之未見則是當時諸
人俱未能如好色矣聞此能無警乎

臧文仲其竊位者與

臧文仲蓋是竊位者與何也柳下惠之賢文仲非不知也不知
則已知之便當慕之與並立而文仲固抑之而不與同立於朝
此何心哉正以其德之不稱恐下惠見用而形己之短故耳非
竊位而何○蓋文仲不與下惠同升只是蔽賢而夫子以為竊
位何歟蓋竊人之物者惟恐人見而奪之竊人之位者惟恐賢

者見用而逼已自古大臣妬賢嫉能者豈有他哉正恐賢才進而形已之短妨已之位耳夫子竊位二字誅其心也○柳下惠魯大夫既為大夫何謂文仲不與並立邪蓋必先為文仲所抑想是三黜時也然以下惠之賢終是抑他不得所謂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為太天是後來也○下惠何如曰據語孟所載直道事人和而不流處亦可槩見其賢矣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

人之常情責已常輕責人常重此其所以來怨之多也惟吾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身益脩而人易從怨可得而遠矣自厚自處其厚也所謂其責已也重以周其責人也輕以約不然便是以聖賢責人而以常人自待也○自厚者為人謀惟恐一毫之

不忠與朋友交惟恐一毫之不信所求乎臣以事君吾未能也
所求乎朋友以吾先施之未能也自己要做到盡處所謂自厚
也至於人則不求全而責備所謂不盡人之情不竭人之忠者
也○責已厚則身益脩而無可怨責人薄則人易從而招怨
不曰如之何如之何

蓋凡人之作事必有箇熟思審處之心然後人言可入若自家
只恁率意妄行更不思量道當如之何當如之何如此之人自
用其愚吾亦柰之何哉言無由入也○如之何如之何當依饒
氏觀語錄可見末句如之何三字與上文不同與悅而不繹章
意同

群居終日

章

言不及義就言上說好行小慧就行上說蓋君子以文會友以
友輔仁如此乃克有進若群居終日詭然雜處此之所唱彼之
所和全不到義理上去而又同邪相濟只好行小小意智夫言
不及義則放辟邪侈之心滋好行小慧則行險僥倖之機熟如
此者難矣哉而朱子何以知其為言無以入德而將有患害也
只據理而言耳然必如此方說得難矣哉意全入德就好路說
患害就不好路說好處便無不好事便有是此意思○小慧是
不順義理之正就其利欲之私者饒氏謂言不及義故無以入
德好行小慧故將有患害此說非也放僻邪侈則陷乎罪矣行
險僥倖則心術自虧矣

嘗疑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做一句讀好行小慧另說然語錄則

群居終日統下兩句看來當依語錄一說非群居無與言者若
行小慧只自家不可邪

君子義以為質

館

○君子於應事接物之間其始也必以義來為本質義之所可
則可義之所不可則不可既以義為質矣若行不以禮則失之
徑情直行矣故又要節文具備不踈略苟簡而已行之雖以禮
然不以遜出之則無和順雍容之意徒脩箇禮節次第而已故
又要遜順以出之既以義為質矣而又行之以禮出之以遜設
使不成之以信實則亦文焉而已矣故又信以成之使自始至
終一實心實理之周流而已夫君子之處事其不苟有如此真
箇是君子哉○義者制事之本義以為質凡一事之應且都未

理會其他且先理會着於義如何必先裁決得合義了然後商量去做他做他時要合禮一於禮則拘澁而有圭角又必於其發出之時有遜順之風然一有不信則亦偽而已故又當信以成此事○義以為質是起初頭未行也義者事之宜也行之出之成之皆指其事也味本文曰義以曰禮以曰遜以曰信以可見都指事言出之出其事也 非指出辭氣也總是於言動之發從容不迫婉順而無圭角耳所謂言動之發言動即事也非是事務外另有言動○義以為質是根本禮行遜出信成是從此上加料理本文大註皆然但三箇之字或都指義字說似太執泥不如寬寬說指義說者蓋謂禮行者義之所當行遜出者義之所當出信成者亦義之所當成者也於此益見義以為質

質字重此說畢竟太泥○禮行遜出信成是一時事非是禮行
了方遜出禮行遜出了方用信成信以成之亦言總歸于誠耳
君子病無能

君子病無能焉此是求其在我者而已非是以為我有能而人
自知也如此則亦是正義謀利了失其旨矣病亦患意以此為
病也

君子疾沒世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正以其無實也非求人知也正是求
其在我者○疾自疾也疾沒世而名不稱者恐其沒而名不稱
也若已沒世了如何疾得厚齋之說不必用

君子求諸已

求諸已求諸人言

切事皆然也故本註有箇無不字而南軒

亦有無適字○君子求諸已求其在我者也如病無能焉之類是也小人求諸人求其在人者也如病人之不已知之類是也此章與古之學者為己革同意都是指其用心之不同處所謂君子小人每相反也○自此以上三句同是君子求其在我者之意楊氏却轉拆作三意說朱子以為雖巧而有益於學者故取之耳

君子矜而不爭

○莊以持已曰矜雖矜也然亦正其在我者而已初無忿世戾俗之意故不至於爭和以處衆曰群雖群也然所以持已者終不失其正而無徇物苟且之意故不流於黨○矜而不爭嚴而

有和者存群而不黨和而又有嚴者存無
恣戾之意故不爭無阿比之意故不黨故字也要分明此與泰而不驕和而不同相類蓋矜疑於爭群疑於黨皆相似而實不同也○又據和而不流威而不猛則與泰而不驕驕而不泰相反說者異味大註兩然字可見故南軒慶源之說可用

古之矜也廉廉即矜也莊以持已也今之矜也忿戾戾則爭矣此難以與周而不比和而不同例同看當與惠而不費欲而不怨威而不猛例同看蓋彼是君子小人相反看一則周一則比一則和一則同文意相反說自為一例

君子不以一言舉人

人多有以其言之善而舉其人者亦有以其人之惡而并其言

棄之者惟君子則不然固不以其言之善而舉用其人亦不以其人之惡而并棄其言蓋言自善而人自惡不以相掩也此非君子之公心無蔽何以得此○以言舉人者論篤是與也以人廢言者不知取節也不以言舉人如孔子聽言必觀行是也不以人廢言如孟子不沒陽虎為富不仁之言是也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

所謂一言者非一句言也一字也子貢多學而識乃有此問亦將可以語一貫矣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恕之為恕如此也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則凡所施於人者無非已所欲者也以已所欲而推之人則於已無費而於人有濟自少而壯壯而老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

矣○子貢問一言可以終身行夫子合以一言包體用者告之而只曰恕何也曰無忠做恕不出恕固非無體之用也然則體固在其中矣然仁者本心之全德且於內為無私心於外為當理其分數更全而大何舍仁而言恕邪曰恕便是此道理恕仁之方也仁則未易至而恕則學者可及也夫子嘗曰非爾所及也

誰毀誰譽 章

聖人言我於人之惡者固未嘗不稱之然其惡止於是而吾之稱之亦惟止於是而已吾於人也誰毀於人之善亦未嘗不揚之然其善至於且久而吾之揚之亦惟至於是而已吾於人也何譽然或有所譽其有則必有以試之而知其將然矣是則自今日

言之雖未免於與言以將來言之則亦不為譽矣此二句見得畢竟是無譽然獨言譽而不及毀者蓋聖人善善長惡惡緩有先褒之善無豫詆之惡此正所謂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也○下二句亦只是明其無譽也故下文就承言我之所以無所毀譽者蓋以今日之民即三代直道而行之民其善善惡惡自有箇是非之公在那裏我豈得枉其是非之實而妄有所毀譽哉原來聖人之無毀譽者出於公心自然而非因民心之公不可枉故不敢有毀譽也其為此言者特以見人之善惡自有公論吾雖毀譽亦不容吾毀譽以此待民愈足以見聖人之至公而無我民心之公千載一日安得而有毀譽邪新安之說以直道而行歸之於上了非也書云無有作惡

導王之路無有作好導王之道是以民言

舉三代者三代直道之世也大凡人之公私都就見上來聖人為見民心之公古今一日故無容私常人之有私者豈非以是非之實可得而昧故然邪此却是大道理大凡古人祿之以萬鍾而弗顧有殺身以成仁都是有一段見破處但未易與俗人言也

善其善惡其惡而無所私曲指民而言不指三代之民言故曰

即三代之時

云

饒氏謂此節以君對民而言非也○如有所

譽者其有所試矣如雍也可使南面之類

吾猶及史之闕文也

風俗之不古固已久矣然向者吾猶及見史之闕文有馬者借

人乘之猶有此等近古處如今此等事全亡了蓋悼時之益偷也須看本文猶字本註益字可見風俗向時已偷如今益以偷矣傷時之甚也○史闕文者不挾所見以自是也馬借人者不挾所有以自私也聖人以昔之所見不見於今今之所見有乖於昔其傷時悼俗而警人以崇忠厚之意亦深切矣

春秋桓十四年書曰夏五此傳疑也所謂及史之缺文也○遇舊館人之喪脫驂以賻之所謂有馬而借人乘也二事已不足為矣二事當時亡之而孔子存之

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折

○德者人心所守之正也夫是非有定理而巧言者以是為非以非為是聽之使人喪其所守是亂人之德也凡謀大事者當

忍於其小若小不忍如婦人之仁不能忍其愛匹夫之勇不能忍其忿則大事去矣是亂大謀也

夫巧言亂德是巧言之不可惑也小不忍則亂大謀是小不忍之不可有也○巧言他人之言也小不忍自己小不忍也如前篇為君難是他人之言予無樂乎為君惟其言而莫予違是自己之言要之一言可以興喪邦則同○巧言亂德稽之於古如漢高帝拔韓信於逃亡之中而屬以大將之任信自當為漢死而蒯通乃說之曰當今兩主之命懸於足下莫若兩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跼足而立若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此皆巧言非韓信自不忘漢王解衣推食之恩則韓信此時便負萬世之罪矣其戮又甚於赤族萬世之下誰復念其功而寬之又如曹氏令

女不肯改志而以刀斷其鼻或謂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棲弱
草耳何辛苦乃爾且夫家蕩滅已盡守此欲誰為哉此皆所謂
巧言也向非令女所守之堅能不為此等言語所奪乎

又如蘇秦欲散齊為燕則說燕王曰臣居燕不能使燕重而在
齊則燕重乃偽得罪於燕而奔齊說齊宣王高宮室大苑囿以
明得意欲以散齊而為燕豈非巧言之亂德哉張儀說魏背從
約曰夫諸侯之約從盟於洹水之上結為兄弟以相堅也今親
兄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相殺傷而欲恃反覆蘇秦之餘謀其
不可成亦明矣魏王乃背從約而因儀以請成于秦此非巧言
亂德而何所謂亂德如惡鄉原恐其亂德之亂若說得不成道
理如何能亂人德亦不為巧言矣惟其說得來似是而有理故

能亂德而仲尼之所深戒也告顏淵曰遠佞人佞人殆正以此耳○婦人之仁匹夫之勇不過是說箇小不忍樣子非是小不忍向裏有一箇婦人及匹夫在○韓信策項王曰項王嗜啜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刻印刻忍弗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信也此可見婦人之仁匹夫之勇皆為丈夫言○小不忍則亂大謀如沛公因項羽王之於漢中而欲攻項羽向非蕭何之諫則亂大謀矣是匹夫之勇也如趙王太后愛其少子成安君不肯使質於齊向非左師觸龍之言則亂大謀矣是婦人之仁也韓信胯下之辱彷彿近於能忍衆惡之必察焉

天下之善惡固有如黑白之明者衆之好惡固所同也至於其
事若善而其情則有害事若不善而其情則可取者此衆人之
所感而君子之所察也

○聖人言有人於此衆皆惡之吾亦未可遽以為惡而惡之也
必察焉蓋人固有事若不善而其情則可矜者又有人焉衆皆
好之吾未可遽以為善而好之也必察焉蓋人固有事若善而
其情則有害者若衆之所好吾亦從而好之衆之所惡吾必從
而惡之使衆之所好惡者皆當不亦善乎如未必當則吾亦蔽
於私矣故必察焉一說蔽於私指衆人言此說似較長○衆惡
之必察如孔子之於公冶長孟子之於匡章是也衆好之必察
如孔子之於微生高孟子之於陳仲子是也必察者察其好惡

果公否楊氏曰惟仁者能好惡人好惡才為得其正衆未必皆
仁者也衆好惡而不察則惟徇衆人之好惡而已是蔽於私也
人能弘道

弘道非道本小而我大之也只是滿其分量處便是文王為人
君止於仁與國人交止於信亦非於性分之外有所加也既是
如此如何說箇弘字蓋道體寓於事物之間何能為哉得人把
這道理發揮出來則道體方為之光輝宣著盛大流行豈不是
人能弘道其非道弘人一句只是搭上一意也○此見人當力
於弘道也○據雙峯之說以四端為道於弘字為好說然非正
意蓋道與性自有分別依彼說便是人能弘性此張子註所以
在圈外道者事物當然之理朱子已解在朝聞道章了如父慈

而子孝視明而聽聰之類是也此道理都在吾身只在我充大
出去廓大之都在心上發揮故曰人心有覺若四端則是性也
性人心活物也如何說道體無為且中庸大哉聖人之道亦曰
待其人而後行

饒氏如何說道自際天蟠地何待人弘黃氏兼體用亦非也此
專主用言才說廓而大之便是用人外無道道外無人此二句
要細味看朱子下此二句要用

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過而不改便成過了此見過而能改則復於無過勉人改過之
意莫此為切而朱子又下箇將不及改字總是過則勿憚改之
意兩過字略有浮實之別

守則理得於心矣不莊以涖則其形於身者猶未也知及仁守而涖以莊則其形於身者亦無愧矣然動不以禮則其見於事者亦未也以此見得道理要做到徹頭徹尾處方是知及仁守全是自家分上事○既仁不能守之又何謂雖得必失蓋且就知之上說箇得下文註云則所知者在我而不失矣方知此處是言所知者終非我有也○知及而仁不能守者為何只為私欲所牽制耳若能勇以充之則能守矣

○有動之不以禮在下面方知知及仁守全是本身事務此禮字就動民說上文智及仁守則持身道理都了禮者天理之節文也謂凡號令設施措置舉中道理節則無過文則無不及如齊之以禮之禮字自古聖人以禮立國所以能使民忘其勞忘

其死處也只是以禮禮能國民之心得民之力在上者勞人而無難辭在下者勞於人而無難色一聽其所指揮○晉文公與諸臣謀霸必要民之知禮者以此禮字單言者也○德愈全則責愈備不可分貼德全而後責備也

君子不可小知

君子所短者小而所長者大小人所短者大而所長者小故長於其大而短於其小猶不害於君子若短於其大而長於其小是亦小人而已此君子小人之所辨也故曰此言觀人之法此章不可以才德分大小者兼才德小者特一事之末一藝之才耳君子言才德小人言器量者言材德方接得任重字言器量方接得淺狹字胡氏曰材之所成為器德之所充為量考

之集註有曰噐者有用之成材則材噐是一類矣又曰仲弓嘗
洪簡重有人君之度則德量是一類矣

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

仁之在民不可無尤甚於水火之不可無蓋水火外物而仁在
已外物為重乎在已者為重乎無水火不過害人之身而不仁
則失其心人身為重乎人心為重乎所謂甚於水火者此也集
註凡有一節意且水火亦有時而殺人仁則未嘗殺人亦何憚
而不為本文此又一意如徐仲車所謂不勞已之力不費已之
財諸君何不為君子意思總是勉人為善而已○上言仁之甚
切於人以見其所當勉下言仁之無害於人益以見其所當勉
聖人勉人為仁之意何其懇切如此

四書卷五
論語卷
十七
當仁不讓於師

弟子於師凡事皆所當讓但以仁為己任此事雖師不讓也可見人當勇往而必為之何也仁者人所自有而自為之非奪之彼而先之也何讓焉○當仁擔當乎仁也言只管發憤擔當將去雖師不讓或以當仁便是不讓於師註中勇往必為就是當仁此說未安所謂不把第一等事讓與他人做者此也○仁在內者也善名在外者也○何不曰當仁不讓於父兄而必曰於師者蓋師是己所推服以為不可及而素讓之者也猶且不讓焉其擔當可知當仁不讓父當仁不讓兄非獨師不讓也

君子貞而不諒

貞與諒皆為固守之義但貞者正而固諒則固而未必正也君

子則惟正之固而不拘拘於為諒蓋貞疑於諒而實不同故夫子特別而言之如周比和同驕泰之屬

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註云後與後獲之後同見其去了利祿之念而不萌也非先此而後彼也若先此而後彼則利義交雜終則利勝義矣爵祿人君所以勸功若在臣子只宜自盡而已非以有勸而為功也

有教無類

人固有善惡之不同教則變其惡而歸於善反其異而同之也故不教則已有教則不當復論其類才說箇類字便見有惡者在無類自教者立心言所謂不當復論其類之惡也正是無所擇意未說到人復於善處只是人皆可復於善也

道不同不相為謀

此是論箇理勢如此不同如善惡邪正之類善惡以君子小人而言邪正以吾道異端言

館

辭達而已矣

未達要達既達則不可以復有加也所謂不以富麗為工也而已矣三字重所謂行於其所當行止於其所不得不止亦得此意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

注

盖即是若安少懷使物各得其所之理○子張問曰所以曰階曰席曰某在斯云者乃與師言之道與孔子即承之曰然此正是相師之道也與師言之如此即所以相之也故曰其道如此

非與師言之道外別有箇相師之道○相師字面有自来○按
小註先正教人只看師冕見與子見齊衰章則一部論語盡在
是此徹上徹下之道直格言哉真格言哉柰此言何柰此言何

季氏第十六

季氏將伐顓臾

顓臾魯附庸也孟子註小國不足五十里者不能自達於天子
因大國以姓名通謂之附庸而庸字無解今考庸字只有三解
曰用曰常曰功無訓通者此蓋取常義也謂以附為常也顓臾
則附於魯也故曰魯附庸

季氏之伐顓臾不過欲取以自益未必顓臾得罪於公家亦未
有犯於季氏當時季氏亦必借一辭以為兵端然據冉有曰固

而近於費似又無他端縱使伐之亦只是假借之辭不必計也
○冉有季路季氏家臣而孔子弟子也因見孔子而以其事白
之曰季氏若將有事於顓臾有事言以伐顓臾為事也其以白
孔子者此事二子與焉其心亦有所不安者故以白之觀孔子
意以為何如耳

○孔子以二子雖同仕季氏而求尤用事故獨責之曰求此事
毋乃爾之過與言必冉有為之謀也夫顓臾昔者有周先王封
之於東蒙山之下以主東蒙山之祀其立國有自來矣且在魯
邦域之中而非敵國外患者比况顓臾為魯附庸又是社稷之
臣而不在季氏管轄之內也夫顓臾乃先王封國則不可伐在
邦域之中則不必伐是社稷之臣則非季氏所當伐也何以伐

為○附庸只是附大國以自滿於天子耳宜非諸侯所得而臣者而此曰是社稷之臣何歟及觀之魯頌云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乃知是實為公家之臣矣然據魯頌云可知魯之始封其地亦必不止百里孟子之說難據仁山金氏以為孟子所謂百里者蓋專指土田言除起山川附庸也然亦未必土田只一分山川附庸却有六分○社稷魯公之社稷也故曰社稷猶云公家○冉有為季氏計孔子是為魯計故曰是時四分魯國季氏取其二羔孫叔孫各取其一獨附庸之國尚為公臣季氏又欲取以自足故孔子云○求為季氏計孔子為魯計此與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同意其用心之大小充懸絕矣其矣冉求之得罪於聖門處多也○四分魯國猶三分天

四書卷五
下論八卷
廿七
下云分者拆也如字既成分矣之分字則去聲

季氏之伐顛更冉求實與謀以夫子非之故自解云夫子欲之

云 下文固而近於費又是為季氏解說

○冉求自解云 夫子言如何說得去求昔者周任有話說為

人臣者能盡其力則就其位不能盡其力則止而不就其位且

如瞽者之立相所以扶顛而持危也若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

何以相為你既不欲則當諫諫而不聽則當去也○持危扶顛

有淺深危未顛也持危扶顛即陳力之意下三句只是上文之

意通此段俱作周任之言

○又承上文諫而不聽則當去言你說道吾二臣皆不欲以為

得辭其責矣殊不知這話却過了虎兇在山龜玉在外無與於

典守之事虎兕既在柙龜玉既在櫝則有典守者矣如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非典守之過而誰而今二子居其位而不去則季氏之惡已不得辭其責矣便儘說吾不欲也解不得了言季氏見今伐顓臾你二子見今為季氏宰你將安所逃其責乎○二子居其位亦有典守之責乃縱季氏伐顓臾便是虎兕出柙龜玉毀櫝中矣除是去子方解得如今只說吾不欲如何解得龜玉龜亦寶也所以卜易曰十朋之龜大寶也

○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

云

此又再求為季氏解

云

乃所以自解也

飾辭便是自家飾辭求前既云吾不欲如今却又言顓臾當伐可見實與季氏之謀矣觀其言動全似俗人一般可恠可恠固而近於費固則在彼有難克之勢近於費則在我有

侵凌之虞及今不取後世必受其害矣子孫季氏子孫也冉有言此以見顓臾之不得不伐全只知有季氏寧復知有魯甚矣冉有之不可曉也

館

求君子疾夫句言此乃是君子之所疾也語意與是故惡夫佞者同言季氏伐顓臾本是貪其利乃不曰貪其利而必為之辭言為子孫憂反謂彼為我害○舍曰欲之欲字與夫子欲之欲字不同故此欲字註特解曰謂貪其利

○我看來季氏之欲取顓臾患寡與貧耳丘也聞有國有家者所患不在民寡而患彼此之分不得其平所患不在貧而患上下之不相安誠使君十卿祿彼此之分既均則君安於君之所當得臣安於臣之所當得雖貧不見其為貧矣均而無貧則君

視臣如手足臣視君如腹心而君臣之情自相和睦矣和則君
百乘卿大夫十乘雖寡不見其為寡矣和而無寡則君安於臣
無所疑忌臣安於君無所猜嫌而君臣相保永無傾覆之患矣
○有國有家者有國謂諸侯有家謂卿大夫泛說○季氏之欲
取顓臾患寡與貧耳此便是貪其利季氏但知患寡與貧而不
知不均不和之為可患故夫子泛言有國有家者云見得季
氏非為子孫憂也憂寡與貧也然寡與貧非所憂而不均不和
實所宜憂也下文只是終此節之意但此節猶泛言及提起今
由與求也方又指伐顓臾事說○上文寡與不均對貧與不安
對下宜曰均無寡安無貧方是而又互言為何蓋均無貧則和
矣和則安矣無寡意似輕以愚意只是均則無貧無寡無貧無

寡則和和則安而無傾矣饒氏之說亦好均無貧者各得其分而不見其貧也和無寡者財由民出貪財則見民之寡矣既不患貧而和自是不見民寡

館

○夫如是指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說夫如是則內治脩宜遠人之自服也設不服則當脩文德以來之亦不當勤兵於遠既有以來之矣然來之固難安之尤為不易安之令無去心也遠人不服是因固而近於費一句說起據下文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分明是顓臾不服○季氏患寡與貧既與夫如是不者相反其與兵伐顓臾又與脩文德以來相反當時已自是不均不和了不是伐顓臾以自益方為不均不和蓋是時四分公室季氏取其二孟孫叔孫各取其一而魯公無民不均不和孰

甚焉

自丘也聞有國有家者至則安之都是泛說道理今由與求也
下方就季氏說皆反上文意而言也

脩文德或指內治脩言非也內治脩指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
此只因季氏之取顛更是患寡與貧一節說若脩文德則說得
廣矣文德仁義是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類又據下文遠人
不服而不能來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方知內治脩不是文德
乃是兩平說

邦分崩離析者大夫為公室之患家臣又為大夫之患○遠人
不服而不能來者不脩文德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者不脩
內治也謂外則不能懷遠人內則不能脩內治而謀動干戈於

邦內承此兩句謂不以德而以兵不治內而治外也

○而謀動干戈於邦內承上言汝之相季氏既不能脩文德以
來遠人又不能脩內治以守邦家而乃謀伐顓臾曰恐為子孫
憂不知不均不和內變將作正恐季氏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
之內耳○不均不和只承分崩離析言於蕭牆之憂為切故不
及脩文德意○不患寡而患不均皇極外篇三十六板曰今有
食一杯在前二人大餒而見之若相讓則均得其食矣相奪則
爭非徒爭之而已或不得其食矣此人之情也知之者鮮知此
則天下之事皆如是也○蕭牆明其近也後世有謂患生於帷
幄起於肘腋皆是近意干戈猶甲冑之與弓矢戈主刺干所以
蔽敵之刺分崩離析分崩之中又離析○四分魯國下三註季

孫舍中軍季氏罷魯中軍不以此歸公家也○卑公室也四分
公室故公室愈卑也○魯之中軍作於襄公之十一年毀於昭
公五年中軍有三作中軍時已自君弱臣強了經於襄十一年
書曰春王正月作三軍註三家分公室之始也此軍字是軍國
之軍非對良言也即民也初魯只有上下二軍盡屬於公有事
則三卿帥之以征伐耳初不屬三家三家不得而征之也季氏
欲取而屬之於己三家不均故作三軍而各分其一則不為公
所征矣然孟氏特取其一猶以三分歸公叔孫氏猶以父兄歸
公而季氏則盡取之矣惟以時貢獻於公盡取之者連其父兄
子弟俱征之無有入於公也

天下有道則禮樂

有道無道不必說於下文見之只是言世治世亂云耳禮樂征伐本天子之事也故曰自天子出

陪臣執國命因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其因襲之弊或自家臣出矣國命畢竟是禮樂征伐蓋禮樂征伐既出自諸侯大夫則禮樂征伐只為侯國之事而不復為天子之器矣故只稱國命或曰何不只言自陪臣出而曰陪臣執國命此猶可疑且下文曰政不在大夫政是以國政言也然於逆理愈甚則其失愈速說不去故貫說為是若不貫說則陪臣執國命與自大夫出者正一般如何說是愈甚○陪臣陪者副也重也○自諸侯出者主柄下移也希不失者失其柄也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當時列國之政皆自大夫出故夫

子云然此政字只是國政也要之亦是禮樂征伐○或泛言賞
罰號令若指定禮樂征伐則當曰天下有道則政不在諸侯可
見是國政無疑○此章統論天下之勢不可以政不在大夫為
主國言為上有天下字便是通論天下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此又見當時為上者皆不免於庶人之
議故云然上無失政上字指天子諸侯大夫言此四字當置在
天下有道之下庶人不議之上上無失政此失字因上文失字
來蓋此是通論天下之勢正與自天子出意同

天子政不在諸侯諸侯政不在大夫大夫政不在陪臣此是上
無失政既說上字便該得賈

或以政為禮樂征伐者非天下有道諸侯安得有禮樂征伐為

大夫所僭邪若陪臣執國命却是禮樂征伐蓋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之柄或移於陪臣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之柄亦不及於諸侯與大夫

天下有道便是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時節故政不在大夫而庶人不得而議但此兩節非相承言或以政不在大夫便是上無失政者未安各提端說

祿之去公室

章

圖

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如今祿去公室有五世政逮於大夫有四世故知三桓之將微○計大夫專政之日久而知大夫失政之日近也○祿去公室政逮大夫互言也故集註只用政事都不計較重在大夫○依南註祿去公室又一世而政移於大夫

則此說不通。○經世曰春秋之易者藏生之謂也。春秋之書者藏長之謂也。春秋之詩者藏收之謂也。此即所謂有隱桓莊閔之春秋有僖文宣成之春秋有襄昭定哀之春秋之意。與益者三友損者三友。

○益者有三友。相益者亦有三友。以益者言責善而無所回互者直也。吾友之信實而無所欺偽者諒也。吾友之該博古今而識見通敏者多聞也。吾友之夫友直則聞其過矣。友諒則進於誠矣。友多聞則進於明矣。有不益乎。習於威儀而不直者便辟也。吾友之工於媚悅而不諒者善柔也。吾友之習於口語而無聞見之實者便佞也。吾友之夫友便辟則不得聞吾過矣。友善柔則誠心日喪矣。有便佞則聞見日趨於卑陋矣。有不損乎三者。

四書卷五
論語卷五
損益正相反也

大抵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而其損益有如是者可不謹哉故孔子他日有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不聞其香則與之俱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不聞其臭亦與之俱化矣甚矣友不可不慎也然朱子於友直則但曰聞其過至於友諒則曰進於誠友多聞則曰進於明下一箇進字者蓋以誠明之道甚大非友諒友多聞一會便能誠明了故各下箇進字有出斟酌也○直與諒不同諒是朴實頭無柔邪的人直者是曰是非曰非面折人過失的人多聞是博古通今○便辟便習熟也辟開張也便辟者乍俯乍仰迎喜迎怒也衣冠雖甚都進止雖甚雅而實無剛直之操箴規之益故曰便辟謂

習於容儀而不直

○綱目漢哀四年二月下尚書鄭崇獄殺之云

集覽曰便辟

或解云便者便人所好辟者辟人所惡便佞便辟猶驕樂宴樂

便辟威儀上便習也便佞口辭上便習也驕樂以驕為樂宴樂

以宴為樂也○或謂益於人者之友三損於人者之友三此說

未當益者損者據見成的人說如關黨童子章云益者歟可見

○益者損者或曰不必說益於人損於人只說益者損者還他

如云益友損友皆據其人而言又如關黨童子章云益者歟之

益者

益者三樂

樂節禮樂兼內外說講明不置則存之孰是非不謬則守之正

存之熟就心說守之正就事說存之熟則內有以養其莊敬和
樂之實守之正則外有以善其威儀節奏之文其為益何如

○節禮樂節節之也禮樂本有節而我去節之故曰辨其制度
聲容之節夫禮之制度以其多寡之數降殺之等無非一中之所
在有不容以毫髮差謬者樂之聲容其清濁高下俯仰疾徐亦
無非一中之所存有不公司以毫髮差謬者故君子樂於辨之以
其一皆至理所寓也

○樂道人之善者天地間方以類聚物以群分自家為善則見
人之善不知不覺自然好之若自己出惡人見人之善則臭味
不相同不知不覺而好之忌之自然是不愛說起說起則見形
已之短不惟自家不告說起亦不要他人之稱說矣驗之世

人自見得有一段好笑處○多賢友所親者皆善人所聞者皆善言所見者皆善行自有一段可樂處賢友直諒多聞便是不必別討多賢友此子賤所以得為君子

○樂道人之善則悅慕勉強之意新所謂見賢思齊者有之樂多賢友則直諒多聞之士集而過失日聞誠明日進矣其為益何如○驕樂者侈肆而不知節不是小註峻宇雕牆之類也此侈肆是就他身上說言動驕縱而不知約之於禮義之中與節禮樂相及也○佚遊則惰慢而惡聞善謂懶惰荒寧群居終日博奕遊觀之類都不以進脩為事欲心方肆善言無由入也○宴樂則淫溺而狎小人如飲食聲色之類惟歌童舞女狎客之徒見親則君子日踈大註此三句雖皆著箇則字不可入在損

矣句界且在本文上三句內大註只是言其與上文正相反之意難把上章則聞其過諸則字同例此說未當○總是以侈肆對節禮樂惰慢對道人善淫溺狎小人對多賢友非解損字也○侈肆而不知節則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惰慢而惡聞善則雖有賢者亦不樂告以善道矣淫溺而狎小人則所謂與不善人居父則與之俱化矣是其損也

侍於君子有三愆

○知言猶未及我未可言也而遽言之是謂之躁言既及我可
以言也而又不言是謂之隱或不先不後時可以言而所與言
者意不在是則亦非可言之時也故又當察君子之顏色何如
若都未見顏色恣已之意而言則謂之瞽此所謂三愆而人之

所易犯者也。聖人言此以見侍於君子者所當戒與。○瞽無目不能察言，觀色察言帶說大抵人情心喜則色喜而言亦喜，心怒則色怒而其言亦怒矣。心左則色左而言亦左，心右則色右而言亦右。無目只是訓瞽字義，此瞽字只是借說與躁隱類同。無目字不必拘。

○未見顏色而言終是未可言而言也。或君子之言未及我，或雖槩問而有齒長者，在是亦未應我言也。是謂言未及之，或君子專問及我，或長者已對以次及我，是謂言及之也。一說專主侍君子說，君子言未及之而我言則為躁，君子言已及之而我不言則為隱，或言而未見君子之顏色，何如則瞽然。據黃氏汪氏之說亦未為不是侍君子事也。且說得更盡，故從之。

君子有三戒

○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易動於欲故戒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則健於鬪故戒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則前無所希而身家之慮重矣故戒在得○血陰而氣陽不必說血出於陰氣出於陽只是據見在分屬說血靜而氣動血重濁而氣輕清血無為而氣有覺也○血氣形之所待以生者待字也要分曉無血氣則無是形矣○血氣未定是方動也少之時弱冠前後也壯之時三十曰壯也老者五十血氣始衰以後也○人到老來變節亦是英氣已老前日之精神鼓舞至是已倦而本然之俗心故態不覺至是畢露矣故曰四十見惡其終也已○得貪得若義所當得者則何戒故特解作貪得三戒皆是以理

自持而不動於血氣也

要之三者自少至老皆所當戒夫子特隨時而指其甚者耳若學者於此三者尚當如魯子之一日三省始得○新安曰朱子之說欲以理勝氣范氏之說欲以志帥氣要之志亦定向於理而已然志有善惡理則無不善也故主理且范氏之說志氣二字亦混了

圖

君子有三畏

章

○畏天命天命只是天理但是指賦予之初說畏者不敢失墜之意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此是畏天實事畏大人者以其爵位通顯齒德俱尊也敢不敬乎畏聖人之言者法言所敬憚也○畏者嚴憚之意也謂非畏縮也大註知其可畏則其戒

謹恐懼自有不能已者此戒謹恐懼亦貼畏字不要說是戒慎
不睹恐懼不聞靜時存養工夫也下箇知其可畏正應下文小
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此亦理之必然

○三畏本平說然以下文照起方見重在天命君子惟知畏天
命也故於大人聖言自不得不畏小人惟不知畏天命也故狎
大人侮聖言無所不至此亦聖人意也故以畏天命為首但辭
頭俱平意則有輕重先後至下文亦做三條說大文於狎大人
上不曾有箇故字大註皆是發明之辭然則下節過狎大人如
何曰只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至於大人則狎之聖人之
言則侮之如此而已

不必依小註以大人為天命之所存聖言為天命之所發只是

說大人聖言皆天命之所當畏○君子有三畏小人無之只是敬肆二者而已所謂君子脩之吉小人悖之凶者此也○尹氏註不知重在知不知上乃謂小人不務脩身誠已故不畏與本文意小異故在圈外○君子所畏在此三者然則死生非所畏也利害得喪非所畏也毀譽予奪非所畏也此非正意亦可推見

圖

生而知之者上也

人之氣質大約有此四等如其所稟清明純粹絕無渣滓則生而知之無待於學者此上等氣質也其或得於清明純粹而不能無少渣滓者則雖有待於學而亦自知學以求其理此次等資質也又有或得於昏濁偏駁之多而不能無少清明純粹者

則必待困而學之又其次也至於昏濁偏駁之甚而無復清明純粹之氣雖困而安之恬不事於學則民斯下矣全以氣質言○困而學之有所警發而後學也如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意思困是於事理不通然後學以求其通也若學而知之則不待有所激而自然學○困而學之者昏中猶有明也困而不學者則全昏矣



君子有九思

視便要看得透不為物所眩是謂無所蔽聽便要聽得透不為人所欺是謂無所壅色思溫所謂溫如其上也貌思恭情慢之氣不設於身體也言思忠心口如一也事思敬執事敬也疑思問必解其疑也忿思難忍小忿也見得思義不苟取也視思明

便是非禮勿視也非禮而視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矣聽思聰即閑邪存誠非禮勿聽也

視聽聰明主理而言不是泛泛聰明有朱子語錄蓋九思都是君子思誠之功不是泛泛見得分明聽得分明便謂聰明○九思次第饒氏說亦無妨蓋視聽色貌言皆吾身事件事疑忿得則以身連事說然大抵都是君子誠身之事○九思亦似說得完了處已待人應事接物都在但能無終身顛沛造次之違則自明而誠矣如所謂主敬行恕居處恭與人忠其言也詔之類大槩俱不外此

見善如不及

善不善事也不必指人與好仁惡不仁都是事本文只是誠好

惡意無真知意然非真知善惡不能誠於好惡故註增此非是
貼本文見字也如不及泛泛說惟日不足也如探湯鼎鑊之湯
方熱不敢染指也所謂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也輔氏小註不
好

隱居以求其志此志是尚志之志非高尚之志也上文見善不
及見惡探湯皆是求志之事

圖

○求其志如所志者仁也則求其仁而守之於己所志者義也
則求其義而守之於己○前一節似當先云吾聞其語矣然後
云吾見其人矣然先說吾見其人便合知從前有此語矣此又
在人自會得

○行義出而行義也達道達其所守也行義不要說得重了只

是指出仕而言故曰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若行義說得重則與違道意重復了

齊景公有馬千駟

館

在車則為千乘矣蓋一車四馬必曰死之日民無德而稱者蓋棺事已定所謂沒世而名不稱也新安身死而名隨滅亦是照下文耳○民到于今稱之稱其高節也高節者正以讓大利而不取也舍富貴而其貧賤也正謂詩詞相合

陳亢問於伯魚曰

禮三千三百之禮學禮不比學詩湏是一一都習過故德性堅定即所謂立禮禮豈止是讀過耶

○學詩學禮總入在文行內去非異道也詩屬文禮屬行博約

之訓亦然伯魚兩獨立字有意言獨立時宜得異聞也而所聞者竟無異

○伯魚之答陳亢辭氣儘好不忝為聖人之子矣豈真不才陳亢始終之言都是俗夫之見氣象霄壤

問一得三在下文又聞君子之遠其子陳亢俗夫之見以為實然非藏意之言也故上云陳亢退而喜曰○聖人只是不私其子非是遠其子也遠其子便是有意了此陳亢之所以為陋也邦君之妻

此章亦未見得是正嫡妾之名分只是申古制諸侯之妻稱謂之法耳必有為而言○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猶言主夫人也此君字與小君之君同不可曰君之夫人戰國所謂君王后者正

是此義

陽貨第十七

陽貨欲見孔子

此一章上條序其事下條序其三故以遇諸途帶上言謂孔子
曰處方分過

○陽貨欲見孔子貨欲得孔子亦見已也孔子不見不往見也
貨於是為之計以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
門故瞰孔子不在而歸之豚歸饋也與也是欲令孔子來拜而
見之也若在則拜受於家而不待往拜其門矣當時貨雖非大
夫實行大夫之事而以自居矣孔子以其為叛人若不之拜則
非所謂避咎者矣貨即瞰孔子已而歸之豚使孔子而直往拜

之則中彼之計使孔子而不拜之則失已之禮故夫子亦待其不在而往拜之蓋欲其內不失已之禮外不中彼之計也不意遇諸塗○問何以知歸孔子勝之為瞰也曰若不歸孔子何消往拜之若非貨有意瞰也孔子亦豈肯用意於瞰彼之也○問子見南子何不見陽貨曰南子小君也陽貨陪臣勅國命者也孔子何為往見之他當時若不來加禮孔子孔子亦何故要與他往還

○謂孔子曰來迎而謂之也予與爾言句絕不可帶曰字讀可謂仁乎貨意謂仁者志在國家也子曰不可蓋懷寶迷邦則忍矣焉得仁可謂智乎貨意謂智者動不失時也子曰不可蓋好從事而亟失時則愚矣焉得智日月逝矣言及今不仕則仕將

無日矣曰吾將仕則固未嘗不欲仕而亦未必於仕也故訓將曰且然而未必之辭

大註貨語皆譏孔子而諷使速仕此句不可分解如懷寶迷邦可謂仁乎是譏孔子之懷寶迷邦而諷其無懷寶迷邦而速仕也下條亦然孔子若不論其意者只據理荅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是譏其徃日之已過來日之不多而諷使速仕也○懷其寶寶謂道德也迷其邦謂不得他道德用好從事如從王事之義○歲不我與那與我留底歲月便是與他底與之義如此○孔子固未嘗如此而亦非不欲仕此句似當分不分決說不得○日月逝矣一條是承上文懷寶失時二條言貨意謂孔子所以日月逝者皆以懷寶失時而然耳故諷之云歲月不為

我少留不可終於懷寶失時也○不復與辨者不辨其未嘗如此而亦非不欲仕但不仕於貨之意也不自明也然終無所詘○孔子曰吾將仕矣不可依會講偏言我今將仕而不終於懷寶失時此說不是依此說則孔子已自認是懷寶失時了不可從○吾將仕矣只是未嘗不欲仕之言然陽貨猶在孔子决不仕先儒謂陽貨之欲見孔子雖其善意然不過欲使助己為亂耳蓋當時孔子若仕便是仕於貨何也陽貨因季桓子而專國政孔子若仕則是仕於貨而助彼為亂矣此所以決知其不成仕也陽貨所以諷孔子速仕者欲得孔子用也非欲其助己為亂而何先儒所謂但不仕於貨者以此

○陽貨之問着在孔子身上來孔子之答不認作自家身上去

及其曰歲不我與則便曰吾將仕矣應答如響全不與較此所謂直據理答之不復與辨若不諭其意者○或曰兩箇曰不可都無孔子字至下文乃有孔子曰為何只看後章居吾語汝都無曰字為何且此章好從事及日月逝矣都無曰字亦為何可見文字有不必泥者而以為陽貨自設問答者妄也○陽貨奔齊曰吾欲張公室即此一言觀之當時陽虎作亂專政蓋自以為救國之迷亂也自古奸臣所為未有不假名義著考之語類陽虎云吾欲張公室又曰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矣可見性相近也

論性不論氣不備此章大意若云人之善惡分數相去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萬如此之相遠者夫豈其性然或原來他

性本自相近未至如此之相遠其所以如此之相遠者習也非性也此是據其習相遠而原其性相近也

○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者以其理落在氣質之中也如此則是氣質之性而非指天地之性矣氣質之性據見在言固有美惡之不同也然以其初而言則實同得天地之理以為性雖不能不因氣質之稟而異然善惡分數大槩亦爭不多豈有如此之相遠哉其所以有如此之相遠者由後來所習而然耳夫豈其初之本然哉蓋當時之人皆以為由性如此故夫子云然○魏了翁云天氣而地質氣輕清而質重濁也

以其初而言此初字不是指天地之性但對習字言藏在性字內抽出若天地之性固不得謂相遠亦安得謂相近總說相近

便有不同天地之性安有不同本註初字對後面習字說○性若不相近便非人矣既是人則性猶相近也何也形相類則性安得全不相類○既兼氣質如何又只言性而註又曰氣質之性是如何蓋本然之性寓在氣質之中雖隨氣質而合為一而其本然之性常為之主故云

性相近只說得中上者耳故下章除却上智下愚說○伊訓習與性成夫子之言性習本與書傳所謂太甲習惡而性成者也言習成如性成賈誼所謂習慣如自然○問孔子言性兼氣質而言不知孔子之意重在理上重在氣質上曰重在理上蓋是就氣質中指出天地本然賦予之理不離乎氣質者而為言耳故曰孔子之言性以其不離乎氣質者而言孟子之言性

以其不雜乎氣質者而言蓋雖不離乎氣質而亦不雜乎氣質也

孟子性善之論要亦孔子之言但孔子語意渾全而無罅孟子曰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非即孔子習相遠而性相近之言哉同一扶持世教開曉人心也

性者此理素具於此心人得之於天以生者也自一陰一陽之謂道而繼之者善予以賦予萬物人為萬物之靈其性之所自來固無有不善而既屬於人則不能以盡同故夫子一言以蔽之曰性相近也至孟子當人欲橫流之時特推其所本然者以曉當世故專以性善為說自此言性者紛紛矣由今觀之謂性為相近則驗之身稽之人參之往古者之當今上探之聖賢下

以上生而知學而知人品節節不同皆與相近之言無戾孟子
專言性善惟推其本然者故他日言二之中四之下性之反之
先覺後覺人品亦各各不同終歸於夫子相近之說學者亦學
夫子而已夫子未嘗言性言性只此一語何今世學者言性之
多也無亦知其性之相近而成其習之相遠可乎蓋子言忍性
是性不能皆善而忍亦習之義也

惟上智與下愚不移

由上章而言則美惡可以習而移矣然惟上智下愚則非習所
能移矣方知上章云云是指中人上下者而言耳或口如此則
大註氣質相近之中中字當作外字蓋上文渾淪說出謂之中
亦是謂之外亦是此難以口舌辨

自性而言則曰美惡自習而言則曰善惡集註當如此看然性
固有美惡若并兼氣質言則亦著不得惡字矣聖人說話自是
平上曰性相近兼氣質而言此又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又以
性相近一可未完也是多少平易穩實若孟子千句萬句只是
性善雖曰主於救世然使孔子在其時必不如彼定須有少異
性相近不是有餘於仁而不足於義之說乃以其美惡高下之
等言耳○皇極外篇第四十七板曰莊子著盜跖篇所以明至
惡雖至聖亦莫能化蓋上智與下愚不移故也不移分明是不
可移不能移也而語錄又謂只說不移未嘗說不可移此又是
一時之言主大註為是

上智下愚亦是氣質之性下愚非無本然之性也本然之性為

氣質昏濁埋沒了故不移所謂困而不學民斯為下者是也程子之說分明與孔子不合主於垂訓則可故朱子置圈外然小註又曰須知其異而不害其為同者大抵程子云語其性則皆善也此以本然之性言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此即以氣質之性言之故曰程子兼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才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隱然一箇性相近及上智下愚不移都在其中矣蓋才者性之能也有是性則有是才才尤易見故特用才說自孟子只說性善後人看不破信不到故有許多議論如善惡混之說至周子太極始說陰陽五行之變不能齊而太極之理即寓其間則分明是兼氣質了故程子遂有氣質之說而朱子亦得有所據以解此章之言

程子云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既知是如此如何又說其質
非必昏且愚蓋程子雖以才言其實指自暴自棄者大要孔子
是言其不知學程子是言其不肯學惟其不知是以不肯惟其
不肯是以不能同處蓋在此然亦不可強以為盡合也還要公
心看他○三品○堯舜禹稷與之為善則行鯀驩兜欲與為惡
則誅可與為善不可與為惡是謂上智桀紂龍逢比干欲與之
為善則誅子莘紂之
勇人崇侯紂之
佞臣與之為惡則行可與為惡不可
與為善是謂下愚齊之桓公管仲相之則伯堅刁輔之則亂可
與為善可與為惡是謂中人

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

浙

禮樂不專指絃歌惟其以禮樂為教故邑人皆絃歌絃歌特禮

樂中物事耳。○絃歌相連字歌必叶於絃歌如是絃亦如是
夫子莞爾而笑句絕曰字連下笑者內喜之也喜之是真則其
其所戲是假設以試其實見何如耳。○夫子莞爾而笑云其
心則深喜其辭若有譏焉實反言以戲之以觀子游之自信何
如耳非虛戲也。○夫子莞爾而笑者以衆人多不能用禮樂為
治而子游獨行之故夫子驟聞而深喜之也。

君子學道則愛人當時孔子平說子游於此引之重在下句如
會講云我今為武城宰亦君子也所宰武城之民即小人也此
說穿鑿子游豈是至武城方學道如此便是以政為學而子路
之所以見責於夫子者也大意只云人人皆不可不學耳。○君
子學道則愛人言學道方能愛人也豈臨時學道臨時愛人耶

又不可以教民禮樂為愛人讀書最不可牽強○大註言君子
小人皆不可以不學此只是貼本文兩句虛說不可入武城事
下文方言故武城雖小亦必教以禮樂此句自分明了蓋武城
雖小然人人皆當學禮樂如何得不教他

君子學道則愛人孔子說此時未必專謂禮樂而禮樂固在其
中矣禮樂亦道也故註云何必用此大道○子游為武城宰只
是以禮樂為教不是以禮樂為學也故以子游為君子學道似
泥

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嘉子游之篤信又以解門人之惑此註不
可分貼大文惟復是其言而自實其戲則分貼偃之言是也不
可以與然有是言也同例看

公山弗擾以費畔

陽虎之畔只因季平子卒虎以平子嘗攝君事欲與璫璣葬梁仲懷亦家臣也以平子立定公而復臣位義不可用此虎怒之既而告弗擾擾亦止之後因桓子行郊只加敬仲懷而仲懷又不敬弗擾擾怒遂激虎因桓子逐仲懷諸人而與之畔弗擾擾費時虎又敗而奔齊或在晉矣○以費畔召此召字難與孟子召之則不往見之召同此召是聘召有禮在也

弗擾召子欲往者孔子意不在弗擾是欲因此以得魯柄而大為魯人立紀綱以平天下耳當時此數人據魯邦域之中而畔若不得他馴化魯未可為也故夫子始欲往

子路不悅曰道既不行無所往也斯已而已矣又何必公山氏

之往也註弗擾季氏宰不解公山者以下文有公山氏字在也
子曰彼惟不來召我則已天召我者豈徒然哉意者必用我也
當此之時如有用我者周道將自我而興吾其為東周乎言東
周對西周言也周自文武定於豐鎬在天地之西而魯在其東
使孔子用於魯則周道其東矣言使魯為東周也

問吾其為東周乎魯為東周歟抑孔子為東周曰畢竟是魯然
興之者孔子也三子言志皆欲得國而治之畢竟地位也是諸
侯之相然其事則君國之事也故孔子只是夢周公不是欲使
魯為天子繼文武而治也○孔子用於魯則興周道於東方是
周為西周我為東周也言又是一周也此與仁秦之續大貉小
貉語意相類○問集註於陽貨之欲見孔子謂不過欲使助已

為亂耳公山弗畔之召獨不然乎曰弗擾誠意來召却有可以挽回之機若陽貨全用機械如何可同

子張問仁於孔子

子張問仁而夫子告以五者若無朱子解出心存理得字何處見得是仁恭寬信敏惠都要說箇心存理得意心存則理得不可分貼恭則心不放寬則心不褊信則心不偽敏則心不急惠則心不刻此皆理之所在故心存則理得矣此答問仁與答樊遲問仁意同都教他做工夫恭寬信敏惠如五美一般有以見於身者言有以見於事者言然皆心之所由存理之所由得也已不敬則人慢故能持己以恭則儼然人望而畏之矣誰敢侮予宅心以寬為本不寬則自無容人之度而人亦不為我所容

矣故寬則足以容人而得衆矣已不信則人疑朝更夕改人無所憑準故信則人皆倚靠他惟勤有功作事不敏則苟且因循而百事俱廢矣故敏則有功人若無恩惠及人則難以得人用故惠則人感其惠而易使矣

能行五者於天下是一句不可分兩截能行二字直趕到於天下不是只到五者住朱子以行是五者截解必如此解方得明暢耳且大文為仁矣三字實該行五者於天下朱子豈不曉得而只就行五者處截故與孔子異言邪人自不察柰之何哉心公平貼五者周遍貼於天下小註分心公平理周遍不是○大註行是五者則心存而理得矣此一句通一章解出答問仁之意心存理得在大文仁字內下文又另提曰於天下言無適而

不然也非是心存理得了又無適不然方為仁○勉齋之註未
當輔氏所謂恭則仁之著諸語及仁之體用字面恐皆非本肯
佛肸召子欲往

佛肸召子欲往其迹實可疑若回賜則智足以知夫子矣他弟
子豈都不疑然都不見問而子路獨數數不悅此又子路之優
於諸子處○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以其能免人也子
之往也如之何恐其被免也免汙也

子曰然有是言也指君子不入之言也謂之不曰不曰者言我
向日固有不入不善之言也亦獨無堅者磨而不磷白者涅而
不緇之言乎○不曰不觀堅乎磨而不磷而曰不曰堅乎云
此必亦孔子所嘗言也言吾固有是言矣又獨無此言乎吾今

日之欲往爾當以此言律我而不以向所聞者泥我也○春秋
首書春王正月胡氏傳曰或曰非天子不議禮仲尼有聖德無
其位而改正朔可乎曰有是言也不曰春秋天子之事乎此其
證類也如何為磨而不磷如何為湟而不緇大槩是言德之盛
而人莫之浼也德之盛內自有過化存神之妙有伸縮變化之
機○湟染皂物謂染皂那物也以染字五色皆用得湟則只是
染黑故曰染皂也皂字活非謂染那皂物也

磨而不磷便見可往若不往便是匏瓜之繫而不食矣為其無
變通也即是上文子欲往之意若能浼我則不可往矣○堅
白磨緇分明都是借喻說有以德之堅白言者作實說了如此
則磨磷湟緇等語都說不去

吾豈匏瓜也哉一說言其伸縮在已去就得以自由如此則與
上文意思少異蓋佛肸所以不能免我者以我堅白故也若依
此說則又是以我能隨時應變彼不得而免我又一意了堅白
二字亦不必於聖德說如何是堅如何是白既如此則人之免
之者又何如匏瓜繫而不食如長沮桀溺輩正坐此聖人斯言
似亦意有所指者○吾豈匏瓜也哉此節再不解意者以正意
都在上文不能免已內了○匏瓜只是一物此是指摘起底匏
瓜故言繫非在蔓之匏瓜也一則生物之仁一則知人之知生
物為愛人也不曰愛人而曰生物見聖人之仁同乎天地也
公山佛肸之召夫子始欲往者蓋皆權詞遜避之意而子路不
喻輒不悅而有言夫子固難於顯言也姑應之云亦是有此

理也。愚意聖心尚未白於千載之下。○或問虎與不狃欲去三桓一也。虎欲見而孔子則不見，不狃召而孔子欲往，何也？蓋不狃名為叛臣，勢不得來見聖人，故欲見而召不害有向慕之誠。虎既可得見，又瞰亡而歸之豚，則其意愈譎矣。且二人雖皆欲去三桓，然不狃則真欲張公室，特不知非家臣之所宜舉耳。虎則意不在公室，特欲假公室以制大夫為自己之利而已。觀於異日齊欲伐魯而不狃止之，虎乃謂三家於魯則可取，見其用心之不同矣。夫子之不見虎而於弗擾之召則欲往，殆請是歟。

女聞六言六蔽矣乎

夫子有呼子路而問之，分明要藥其病，以見欲有是德者當務於學以知其蔽也。故下文信直勇剛都就子路身上之所好者

謂務徑情而不知含蓄最切

好勇不好學則不知義理徒恃其血氣之強而橫行作亂必矣
好剛不好學則凌世傲物軼蕩不羈要行便行要說便說不管
着前後所謂躁率也獨解狂為躁率見得不是志大言大之狂
剛惡也剛就體性上說勇就敢為上說

小子何莫學乎詩



此學字指誦讀不必兼知行下文多識字如何兼知行

可以興謂詩可以感發已之志意也可以觀謂詩可以考見已
之得失也可以群謂詩可用於群也可以怨謂詩可用於怨也
以下皆據詩言云 而見其當學以學詩之法為聖人意者非
也如此則當云孔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然學詩又有法云

而大文幾箇可以字都說不去惟其和而不流故可以群惟其怨而不怒故可以怨惟其人倫之道無不備故邇之可以事父遠之可以事君又該載有許多名物故又可以資多識此說長也

感發志意考見得失與群怨皆屬已事此數句皆言學詩之有益於已以見詩之當學味考見二字分明是因詩所美所刺之得失以考見已之得失○可以群以其和而不流也可以怨以其怨而不怒也獨感發志意考見得失二句是正貼興觀二字不可作一例說今人說書或都作惟本說者固不是或都作正貼說者也不是如何說可以怨而不怒可以和而不流為是正貼耶聖賢解書隨文隨意豈若後人推本則一例惟本正貼則

一藥正貼今人有見者亦不如此

詩有善有惡故可以與有美有剌故可以觀

關雎性情之正鄭衛淫奔之風譎關雎鄭衛之詩則可以感發
志意二南王化大行黍離王教始衰譎二南黍離之詩則可以
考見得失

君臣之情雖通而君臣之分自存也天保之祝君鹿鳴之燕臣
諷之則知和而不流矣如凱風之於母祈父之於君雖有凄怨
之聲而無憤激之意譎之則知怨而不怒矣○凱風之怨親衛
有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七子自責猶曰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是怨而不怒矣祈父之怨君只曰祈父子王之瓜牙胡轉予于
恤祈父軍帥也不敢斥王也是亦怨而不怒也

論蓼莪之詩則近而事親之孝可得矣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誦四牡之詩則遠而事君之忠可得矣曰王事靡盬不遑啟處
關雎鳩鳴鵲虞白駒之類葛藟葍荇菜莞柳棠棣之屬則鳥獸草
木之名亦由是而可以多識矣

由是而觀人而不學詩則無以興無以觀無以群無以怨適無
以事父遠無以事君且於鳥獸草木之名亦有所不知然則小
子亦何莫學夫詩哉

女為周南召南矣乎

注

此為字專指誦詩正與孟子高叟之為詩也同與上章何莫學
夫詩之學亦同

周南召南所言皆修身齊家之事而人之最切者也於此而不

治則身且不知脩家且不知齊不待出門便已動不得了死能
及遠乎如云州里且不可行况蠻貊乎意故曰正牆面而立正
牆面而立正謂近處不可行也○不為周南召南則身且不知
脩家且不知齊何望其能經邦而濟世正君而善俗哉○註一
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有知行意○正牆而立此正字可以證
易經正位居體之正字

圖

禮云禮云

敬而將之以玉帛和而發之以鐘鼓則有本有末禮樂之正義
也當時人只以玉帛之屬為禮鐘鼓之屬為樂故夫子發此
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見得徒事玉帛者不足為禮必敬而將
之以玉帛乃為禮也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見得徒事鐘鼓者

不足為樂必和而發之以鐘鼓乃為樂也○只此兩字含蓄多
少義理盡天地之內道理只消禮樂字都蔽了○且如置此兩
椅倚也謂之倚者人之所倚也身所掛倚也○程註必相統
屬禮也必相听順樂也又見綱目第四十六卷之二十一葉朱
滔田悅王武俊李納皆自稱王條下胡氏註○破云聖人嘆禮
樂之為禮樂有非末文所能盡也

色厲而內荏

色厲而內荏色對內言凡形於外者皆是如論薦亦色荏也此
以當時在位之大人言故曰譬之小人○言今有一等人色尚
嚴厲似乎確然有守毅然有為一般而內實柔弱甘於利而怵
於害如此之人無實盜名而常畏人知譬之於下人其猶那穿

窬之盜也歟蓋穿窬者內懷為盜之實外飾非盜之狀都是怕人看破他的意思○大註無實盜名而常畏人知者蓋此等盜名於世而畏人知猶穿窬者盜物於人而畏人知也

鄉原德之賊也

鄉原二字都要體認鄉者鄙俗之意鄉人之原見其非士君子公論之所在也原者謹厚之意其實未必能真謹厚只是同流合污不立異於人瞞得人人都叫他好耳若果端的謹厚則何惡於原耶○似德非德而反亂乎德似德非德則亂乎德矣孟子只言似德非德德者中庸之道也又云天下之正理○一鄉皆稱原人焉是人皆以為德只是如此了豈不亂德○德之賊也賊字只把害字替他不作盜賊之賊又有小異

道聽而塗說

道眼下路也塗是前頭路謂才這裏聽得到前頭就說了

於此有人路上才聽得一句善言不知存之於心以行之於身乃到前頭就與人說了如此則只是以資口說而已何有於我哉德之棄也蓋實有心於進德者聞一善言他自能蘊畜於不言之表而潛玩其理踐履其事自不輕於口頭說過○所貴於聞善言者以其欲行之也○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何嘗只恁騰口說而已○德之棄也德字以行道得於心者言謂所得也德之賊也德字以道理上之正言如所謂德善之類二德字小異

鄙夫可與事君也歟哉

鄙夫者知有已而不知有君知有家而不知有國者也方其富
貴權利之未得也則躁急心熟千方萬計只患不能得之及其
富貴權利之已得也則戀位耽寵為深根固蒂之計只患恐失
之夫事君而至於患失之則何事不可為哉小則吮癰舐痔大
則弑父與君皆生於患失而已夫鄙夫患得患失而至於無所
不至如此與之事君徒足以賊吾君而病吾國耳與之事君可
乎自其未得之也至無所不至矣盡說鄙夫之為鄙夫者如此
而不可與事君之意自見○鄙夫可與事君也歟哉蓋仕者都
有同寅協恭的人如泰之君子固拔茅而連茹否之小人亦拔
茅而連茹○鄙夫云云者言不足與同心戮力以佐邦家也如
漢之丙魏同心輔政唐之房杜姚宋亦戮力以興唐又如古者

九官相讓十亂同朝皆有與者○鄙夫庸惡陋劣之稱謂其卑而陋也大抵論人識守最重而識尤為重無守由無識或識未透也○吮癰舐痔癰皆病也痔後病也雲峯以吮癰舐痔為柔惡弑父與君為剛惡看來不必分剛柔只分小大但是能吮癰舐痔者必能弑父與君凡計利自私之心乃弑父與君之原吮癰舐痔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許昌靳裁之許昌地名靳是姓裁之字也性理中載朱子曰胡安國學問多得潁昌靳裁之啟發後得之上蔡為多安國之子五峯先生嘗著知言伊洛淵源載胡公行狀有曰胡公入大學同舍有潁昌靳裁之嘗聞西洛程先生之學獨竒重公與論經史大義公以是學問益強知

識益明

古者民有三疾

氣失其平則為疾疾身之疾也故氣稟之偏者亦謂之疾以其亦失其平也或是之仁者不敢決然之辭○氣稟之偏者謂之疾肆廉直是也只是無學問以變之耳若夫蕩忿戾詐則是習而然非氣稟之偏矣此不可不辨潛室陳氏之說所以害道也陳氏以孔子主氣數言不知孔子是主習俗言也三疾不可依雲峯分知行此章大槩與吾猶及史之闕文同都是傷俗之言

狂矜愚疾之名也曰肆曰廉曰直疾之實也曰蕩曰忿戾曰詐肆廉直之流也

狂矜愚本指肆廉直言其以蕩為狂以忿戾為矜以詐為愚者

以今人言也其實不得為狂不得為矜不得為愚故曰或是之無也今之疾亦非古矣

不拘小節即志願太高便會如此○肆是近處肆蕩則遠去矣矜者持守太嚴廉則稜角峭厲而已○廉只是有稜角莫依朱子小註分義利說與大註稜角峭厲之說相背○愚者暗昧不明直則徑行自遂而已○詐如何謂之愚行險僥倖挾私妄作未有不蹈於禍者則亦愚而已矣

惡紫之奪朱也

凡天下之理真非者不足以惑人惟似是而非者最能惑人以色之似者言之紫似朱而實非朱故惡紫之奪朱也以聲之相似者言之鄭聲有似雅樂故惡鄭聲之亂雅樂也夫天下之是

非自有定理非可得而亂者惟利口之人舌端變化能以是為
非以非為是或不之察則為之顛倒而邦家亦由此而覆矣其
可惡孰甚焉利口能奪正理故覆邦家○上二句起此一句上
二句末用也字下一句末用者字○非朱而似朱則能奪乎朱
矣非雅樂而似雅樂則能亂雅樂矣佞人始故利口覆邦家不
必以覆邦家對上文奪朱○雅樂說孟子曰惡利口恐其亂信
也此却對得覆邦家雖亦曰利口之害然又深一重了○利口
之人以是為非以非為是倒置得是非惟其能倒置是非是
以能覆邦家○惡紫之奪也莫依語錄孟子分明引孔子曰
惡似而非者云云惡紫恐其亂朱也豈此處作奪字便說亂了
朱就奪了朱耶○孟子引孔子言似是而非凡六條總是起那

惡鄉原恐其亂德也一句論語記孔子此三句上二句總是起
下惡利口之覆邦家者一句依此看來三句分輕重昭然矣
予欲無言

以言語觀聖人如何樣曰是尋常聽得聖人說如何為仁如何
為義他然後從此去求聖人之所以為仁為義處殊不知聖人
一動一靜無非教之所在善觀者當自得之不待聖人一一以
言語指陳出來也如顏子便不如此○惟其徒以言語觀聖人
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有不待言而著者是以徒得其言而
不得其所以言雖能以語言觀聖人其實所以觀之者亦未真
實到精微蘊奧處此必然之理

四時行焉時推一時時時自不昧其候百物生焉物各付物

物自不踰其則豈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而何聖人之道一理
渾然周流於日用之間而泛應曲當在學者潛心以觀之耳不
可依輔氏以天理發見貼百物生流行貼四時行其以發見安
在流行之上亦自有理○妙道精義依孟子配義與道註少有
體用之別妙道精義之發發謂發見不是妙道精義在內面都
發在動靜上○聖人一動一靜註都在天何言哉四句外貼聖
人一動一靜都就不言處說○此亦開示子貢之切惜乎其終
不喻也然子貢後來聞性與天道如何說終不喻依新安謂無
曾子之唯亦無領會之言見其未喻終字只在此一時非蔽其
終身也日日月之喻宮墻之譬天階之辨是亦窺得有天何言
哉意不然如何勉強推崇得至此○夫子發此以警之不是自

珍重有吝教之意只是喚醒他使知所以體認吾道而不徒泛泛然領解於言語之末耳

孺悲欲見孔子

館

孺悲魯人嘗學士喪禮於孔子一日求欲見孔子想當時必有以得罪者所以孔子托疾以辭之然既辭以疾矣俟傳命者方出戶則又取瑟而歌使孺悲聞之而知其非疾也夫孔子於孺悲之見本非疾也而辭以疾絕之也既辭以疾矣又使之知非疾警之也此所謂不屑之教誨乃所以深誨之也○取瑟而歌取瑟而絃歌之也○南軒以為使將命者聞之非也將命者自是孔子邊人方其辭以疾之時將命者豈有不知其非疾而必取瑟而歌方知邪自是使孺悲聞之其曰將命者出戶者見其

當時下就取瑟使歌聲徹於外為孺悲所聞耳豈有客人帶人
直將命到主人居處處耶若此則只辭以疾將命者亦曉得是
無疾了

宰我問三年之喪

宰我問三年之喪只到期年亦已久矣為何蓋居喪則不得習
於禮樂夫君子三年不為禮則曠廢日久而禮必壞三年不為
樂則曠廢日久而樂必崩夫喪必三年其害有如此者以一年
言之穀之舊者已沒新者又升且鑽燧以取火而四時之火隨
時迭改由此言之天運一周時物皆變喪至此可止矣又何必
三年此兩條言三年有妨一年自可以止所以盡上條期已久
矣之意三年之喪父母之喪也三年字輕

舊穀既沒新穀既升以歲一收之田言如今年正月至明年正月固是舊沒新升如今年十二月至明年十二月亦是舊沒新升春取榆柳之火云春火之在榆柳者旺也云故榆柳青木色棗杏赤火色桑柘黃土色柞櫟白金色槐檀黑水色四時之色也

周禮又云季夏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內火民亦如之註季春則火星見於建辰之月因出之以宣其氣雖烈山焚菜不禁也季秋則火星伏於建戌之月因內之以息其氣雖鑠金焚雉不為也○方長不折如何於季春烈火焚菜斧斤以時入山林如何季秋焚籬

朱子小註云夏季又取一番火者土旺於未故再取之蓋春水

夏火秋金冬水四時既各取火土旺中央季夏十八日內却有
土在雖四時而有五行故一年五番取火○鑽燧謂鑽取那燧
以改其火故註曰取火之木非取火於木也凡木中皆有火燧
是也故取其燧之火以傳鑑曰燧人氏鑽木取火此又一說
凡木皆有燧燧者火之所在也鑽燧謂鑽取其火非但取其燧
萌而已改火者改舊用新也說改火便兼了四時註春取榆柳
之火此火即燧也既取此火却以木傳之而所傳之火皆榆柳
之火也未知是否看鑽字當不虛○古人鑽燧改火者對時育
物之道參贊化育之機也後世都不理會如何得天地位萬物
育

尹氏曰短喪之說下愚且耻言之云
云有所疑於心而不敢強

馬耳此說固忠厚然不知宰我獨以此為疑是如何則其心可知矣

食夫稻

此且槩言汝於父母之喪三年之內食稻衣錦於女安乎自始喪至大祥之內皆是如此集註意自平正○註是按禮云見得三年之內總無食稻衣錦之理其註皆一食一衣詳之自見既殯其食也粥其衣也粗衰既葬其食也蔬食水飲其衣也受以成布期而小祥其食也始用菜果其衣也練冠縗緣腰經不除是皆無食稻衣錦之理○食夫稻謂食稻飯也粥不與焉此二句總說三年之內如此於女安乎言於汝心安否曰安則不察其心而自以為安於食稻衣錦矣

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者心不安也聞樂不樂者心不安也
居處不安者心不安也惟其心不安於此故不為也為字指食
稻衣錦言拔萃解為字是短喪不是食稻衣錦不知期年之外
即食稻衣錦便是短喪况為字即食稻衣錦於本文為切○食
旨不甘三句必有成語此處舉之不必俱與食稻衣錦相入也
為字承上汝安則為之應下文汝安則為之二為字意皆同
予之不仁也言由其不仁故愛親之薄如此仁以性言愛親以
情言所謂論性則以仁為孝弟之本者朱子此註曰由曰故是
如此說然只就愛親之薄說他不仁不做推本說似亦可且愛
親以情言仁以性言人性皆善豈有不仁者若曰由其仁故愛
親之厚却使得不知朱子何以如此解且上條此夫子之言也

一句亦似不必下蓋本文雖無曰字兩箇汝安則為之且食旨
不甘亦誰認作宰予說耶又前條取尹氏短喪之說一段替宰
我回護此語亦可不集而又置在圈內似不可曉且其曰宰我
既出夫子懼其真以為可安而遂行之此句尤不可曉夫子上
文既責之曰女安則為之云矣宰我何至猶真以為可安而
遂行之乎聖人只是深探其本而斥之耳愚此說則所謂有所
疑於心而不敢強為也倘朱子再詳集註此等當削去○愛親
之薄就安於食稱衣錦而喪不三年上說不仁者以其心之忍
也不忍之心仁也天下之通喪謂自天子達於庶人也○予也
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除是無三年之愛於父母便罷既有
三年之愛如何却無三年之喪以此見予之不仁

孔子三條話一節深一節第二條見得心不安故不食稻衣錦
第三條見得以其有三年之愛故不能安於食稻衣錦以見喪
之所以必三年而不容已於期年也孔子此三條始終只是要
喚醒宰我而使自得其本心絕之雖甚責之雖嚴而此意終有
不能自己者所以為聖人也孟子所謂亦教之以孝弟而已者
亦此意可見聖賢自非常

圖

飽食終日

博局戲也局限盤也依詩學古者烏曹作博以五木為子有梟
盧雉犢為勝負之采大意如今之擲骰子有箇圖圖中有鳥獸
位依詩學後說骰只當作投陳思王博陸謂雙陸也博經云陸
六博六博者六棊子白六棊子黑通十二棊子即魯齋王氏註

所謂六著十二基也

難矣哉無以入德終有患害說蓋飽食而一無用心則妨功廢業悠悠蕩蕩未有不入於邪僻者矣

夫博奕不可為者也然為之猶愈於無所用心者則人可以不
用心哉蓋非教人博奕所以甚言無所用心之不可耳

君子尚勇乎



子路勇則勇矣義則未也故夫子答之如此所以救其失而進之也君子義以為尚除去了勇說不必說勇合於義為尚只專說義合義勇亦在其中下節云都去了○小人有勇而無義

為盜此非竊盜而已強盜剽賊也是須見勇意夫有勇無義之害一至於此則夫君子可不尚義而徒尚勇乎○三箇君子當

分別君子尚勇與君子義以為尚此二箇君子皆以德言君子有勇而無義對下小人說則君子小人皆以位言也

君子亦有惡乎

館

子貢問意謂君子於人無不受不知亦有所惡乎子貢蓋心有所惡也故以質之夫子子曰有惡夫人固不能無惡但隱惡匿瑕者君子仁厚之心也若見人之惡則說說然宣諸口樂得其短而攻之是誠何心哉仁厚之心絕無了故惡稱人之惡者凡居人下須要有忠敬其上之心此亦天理也且如上人有過尚當為之檢况無過而以已私謗之者乎是無忠敬之心矣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人固不可無勇然勇必合禮而施於其所當施勇無禮則為亂矣故惡勇而無禮者人之作事必先明義理

四書卷之五
審時勢果可為然後決然為之便不至窒滯若都不度理勢果而窒焉則妄作矣故惡果敢而窒者果敢而窒是自己窒塞不通不是行去見窒然必見窒矣○勇而無禮就血氣爭強上說果而窒就作事說

賜也亦有惡乎夫子以子貢問有惡知其必有所惡也故問以發之觀夫子之所惡如彼子貢之所惡如此此皆惡其所宜惡而合乎天理人心之公者所謂惟仁者能惡人也

微以為知伺察人之動止而自以為於人之情偽無不知者也不安分不循理而恃其血氣之強以下凌上以少奪長而自以為勇者不遜為勇也專好攻發人之陰私而略無一毫含洪之意自以此賣直者訐以為直也○微以為知小慧之知也不遜

以為勇無禮之勇也訐以為直以曲為直也

不要作夫子所惡以警人子貢所惡以自警都是惡人也觀註
惟仁者能惡人可見○惡徼以為智者三句不可以為似知仁
勇而非者真如何貼仁字近時學者之弊如此處最大害所謂
驅率聖言以就已意使子貢當此時又加一惡矣

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養猶待也

近之則玩狎矣遠之則踈斥矣二者皆非君子所以待小人之
道近則失之不及遠則失之太過莊以涖之不近之也慈以畜
之不遠之也蓋此等雖有難養之情君子則有善養之道自其
近不遜遠則怨言之固見其難養自其莊以涖慈以畜言之則
無難養者矣聖人言此以見常情非近之則遠之二者人所易

犯而示人以當思待之道使不至不遜而怨也非特患其難養也

年四十而見惡

四十成德之時成德者以此為斷人年至四十則神日衰怠少能精進矣於此而見惡於人則善之未遷者終不及遷過之未改者終不及改其亦止於此而固勉人及時遷善改過也

微子第十八

微子去之

微子去之在先據書經可見箕子之囚比干之死則不可知其先後然以事理度之箕子之囚在先彼時紂怒未甚見諫者猶只囚之耳至後來比干諫則紂之忿嫉已甚遂殺之至殺比干

至誠惻怛至誠者仁之存惻怛者仁之發此仁字重在愛之理
上然惟不啻乎愛之理則有以全其心之德矣○三人之仁着
來看去孔子只是取其同一憂君愛國之心也無他深奧然細
味之仁道豈易全乎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大哉
言乎一言而三子之心白天下之論定矣不然後之人於是三
子必有所軒輊予奪於其間也厥後孟子得此意故其論曰三
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云

孟子曰皆是也又曰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孔氏家法也○
先儒非有所為而為之意着來孔子本意未及此

或曰聖人無死地若使處比干之地將不死乎曰此未易言也

尸恐聖人當此境又自有旋乾轉坤之事不坐而與天下共斃
矣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

館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或有諷之者曰屢擯不用如此尚未可
以去而之他乎惠曰我之所以三黜者只緣直道耳夫直道而
事人則直道難容徃徃然也焉徃而不三黜然苟枉道而事人
則枉道易合在魯亦自可矣而又何必去父母之邦為夫柳下
惠三黜不去云是則所謂必以其道而不自失焉者此所以
為聖之和也下惠此言皆曉或人以不去之意而自許其終身
直道矣此所以終在逸民之列也○先儒謂據下惠此言便是
欺天下無一君之可事無一國之可徃此便是他不恭處最是

在聖人則無不可化之人無不可為之事矣然未可以是以少貶
下惠也孟子曰君子不由也願學孔子之意○夷惠尹三公當
時皆自以為其制行得時中之道矣○士師刑官○書經舜命
皋陶汝作士師士刑官也師其官之長也其屬人有鄉士遂士
之官

齊景公待孔子



齊景公之待孔子也其言曰若必如魯公所以待季氏之禮待
之則吾不能矣當以魯君所以待季孟二氏之間者待之既而
又曰彼雖賢矣惜乎吾老而不能用也夫以孔子之聖使景公
以季氏待之亦何足為過然以季孟之間待之則禮亦未為薄
但孔子之所以留其國者冀其可用以行其道耳而曰吾老不

用則雖禮遇之隆亦何取哉故孔子去之然此言必非面語孔子蓋自以告其臣而孔子聞之也

程子曰季氏強臣君持之禮極隆然非所以待孔子也愚竊謂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堯與舜迭為賓主使景公以季氏待孔子似未為過而乃以季孟之間待之則禮少殺矣故大文豎此一段說話夫豈無謂而曰不係待之輕重哉孟子曰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如何說不係待之輕重且孔子行三字實通承上文蓋豈止專承吾老矣一句朱子所以取程子之言置在圈外耶

當時只待以季孟之間而不曰吾老矣不能用孔子猶未決於去也惟不能用之言既出孔子復何俟哉此所以果於去也景

公不能用之意蓋自於晏嬰

齊人歸女樂

孔子用於魯駸駸然日有治強之勢齊人懼直歸女樂於魯以沮之當時辭受之權在季桓子季桓子受之於是君臣之間荒於聲色而怠於政事三日不朝其簡賢棄禮不足與有為可知矣故孔子行此孔子去魯之本意也以孟子參之方知郊不致膳俎者直托一事耳○當用孔子時而受女樂簡賢也三日不朝棄禮也○齊人歸女樂只說歸字不曾說箇歸桓子則知君相俱有而季桓子受之亦為魯君受之矣三日不朝者君三日不視朝臣三日不往朝○此篇記仁賢之出處不可分三仁為仁柳下惠以下為賢析衷亦難以析衷三仁三仁自是當乃故

四書章句
下論八卷
朱子曰若三仁則無間然矣孟子曰不信仁賢此仁賢是相連
字朱子以其此下便說孔子事故綴之於此非總上章也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

館

楚之狂人接輿者歌而過孔子之車前曰鳳兮鳳兮鳳有道則
見無道則隱此何時也而猶不隱何其德之衰乎且向日之不
隱已過之事今不可諫矣然來者之日猶可追那向日之失及
今庸不可隱乎已而已而如今就可隱去了今之從政而不隱
者危矣味接輿之歌既比之以鳳而又疑其衰既幸其或止而
又慮其殆盖知尊孔子而趨不同者也○接輿此輩人亦甚高
除是孔子方可道他不是

孔子時在車中聞其歌遂下車欲與之言而接輿自以為是不

欲聞其言趨而避之孔子終不得與之言○夫以此等人天資
氣節之高使聞孔子之言其有不幡然而悟者乎

長沮桀溺耦而耕

館

長沮桀溺二人相與為耦而耕時孔子自楚反乎蔡過其所耕
之地孔子以濟渡未知安在使子路往問津焉本子路御而執
轡今下問津故夫子代之長沮因指孔子而問曰夫那執轡者
是誰子路曰是孔丘長沮曰正是魯國孔丘邪曰是也曰他人
容有不知津處若是孔丘自知津而無待於問矣長沮此言以
孔子數周流也蓋長沮是托此以拒之本是心不然孔子之周
流而不遂隱也觀其辭意亦何等人物了子路以長沮不答又
轉問桀桀想當時子路之間長沮桀溺必見長沮與子路問答

之言桀溺必聞故不問孔丘而獨問仲由且其辭語意思又較從容得多

桀溺曰我者來滔滔者舉天下皆是也無一可與有為者而將誰與變易邪言欲變易誰邪且彼在魯不合則去之齊之齊不合則去之衛之楚此處不合則去彼處彼處又不合則又去之一處此則避人之士也予以為滔滔天下皆是舉世皆在所避矣且汝與其從避人之士豈若從避世之士哉此又諷子路何必從孔子周流之意也於是趨而不輟亦不告以津處○人字狹世字畫安人安百姓治人治天下國家皆如此分○除鳥獸是飛走之屬則不可以同群矣彼天下皆人也吾亦人也則吾所當與同群者斯人而已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哉如之何

絕人逃世以為潔邪且彼謂天下無道誰與易之殊不知若天下有道則丘不用變易之矣正為天下無道故欲以道易之耳此皆反桀溺之言然一人所見所執實同反桀溺而長沮亦在其中矣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篠

書

杖所芸之器械杖頭必鋤槩謂之杖耳方知耨字訓覆種不是鋤耨之耨後來所謂耨者是其用而名其具也篠竹器蓋籃也植其杖植立也蓋荷篠始至杖猶未植也今始植而芸

子路問曰子見吾夫子乎丈人蓋知其為從孔子遊者乃正辭以責之曰汝於四體則不勤於五穀則不分徒遊手遊食而已而乃問夫子於我我知孰為爾夫子邪遂植其杖而芸草竟不

荅他○仲珠曰不勤不分是責其不事農業孰為夫子是責其從師遠遊也

子路聞其言知其為隱者遂拱而立拱而立即敬之也不必說心敬之故拱而立然拱而立亦由心生夫人於是止子路宿於家殺雞為黍而食之且使其二子出見殺雞二字不對為黍說言為黍安排飯也言殺雞見其盛也○明日子路辭文人行既見孔子因以夫人昨日所責之辭不荅之意及所以相待之禮為告○至則行矣行者只是出去逆知子路之必將來故先去之其家猶在也但子路若等他他終不肯見矣且子路與夫子在行中又如何又等得他他決是不肯見了朱子以為先去之以滅其迹

夫人既不得見矣子路因述夫子之意而言曰夫出仕以事君者義之所在也不仕則無義矣且彼於二子相見則於長幼之節固知其不可廢矣而以長隱為高則廢了君臣之義矣且夫長幼之節固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邪大凡欲潔身而遠逃則於五品之人倫俱廢了彼盖欲潔其身而不知君臣之大倫亂矣故君子之仕也固以行君臣之義使無廢也若夫道之不行則固知之矣但不忍廢君臣之義耳觀子路所述夫子之意如此則君子於仕亦急矣然一則曰義二則曰義則事之可否身之去就亦自有不_云苟苟者是以_云狗祿也使夫_云人不去子路得而見之其所告之言必無以加此矣惜乎丈人之不聞也孔子使子路反見直是要他聞此言

按此自不仕無義至已知之矣皆是反覆言君臣之義不可廢而自長幼之節至已知之矣又皆以申明不仕無義一句

仕如何則行君臣之義蓋仕事君也以臣事君非義而何莊子曰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間義者制事之宜自君臣言之道合則從不合則去有義存焉此指本文之義但義字却是如此按朱子小註說義字亦太偏於去就上說如此則曰君子之仕也所以行去就之義也似亦難說恐未可據但要得義字意思在蓋君臣主義便理是如此味集註自見初不主去就說事之可否就行事說身之去就進退說○提長幼之節引起君臣之義者因其所明以曉之也

不仕無義泛說欲潔其身而亂大倫指丈人說兩句似重而實

不重南軒正如此說○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即吾非斯人之徒
與而誰與意不然則舍人類而群鳥獸矣故集註兼解朱子雖
兼解然子路只是指君臣蓋君臣父子五者之屬皆大倫也豈
有潔其身連五倫都沒道理如丈人見二子則父子固在有父
子則有夫婦矣如耦耕則亦有朋友

子路後來此言是向人說底但不知是因丈人不見就在彼處
與人言邪抑反來見人而言之邪皆不可知若以為子路只述
夫子之意如此畢竟是述在何處只述在論語書邪然終是可
疑故集註又取國初本所記附之於後○隱者為高仕者為通
為字不必依饒氏作作為說○決性命之情以饗富貴謂越了
道理以求富貴也決如水之決防而出也性命之情情之正者

也○丈人非姓字也如石門荷蕢之流丈人老人也不得其姓
字亦不知既止子路宿見其二子安得不知其姓字邪然以後
來滅跡想起他終是不說姓字○此篇記仁賢之出處則丈人
之流朱子亦以為賢者後人如何可輕毀譽耶但惜其不知聖
人耳○子路問津自楚反乎蔡也子路從而後即此時也又皆
序楚狂之後故知四人皆楚人也○丈人荷蕢之徒終是於天
命之性上有蔽處故勇於隱而怯於仕也特天資亦高矣

逸民伯夷叔齊

逸民古逸民也孔子下文論列不及朱張不知如何○下惠雖
和和中有清是以均謂之逸民夷齊之逃只是遜國當時若治
平則猶可仕也故孟子以為避居海濱泰伯居於吳故不以逸

民列

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歟

古史伯夷傳錄其讓國叩馬二事謂夫子言其不怨以讓國言
言其不辱以去周言黃氏曰抄曰雖夫子發言之意未必盡然
而旨義則過遷史遠矣愚謂不辱以去周言誠是蓋此章主逸
民言也惟不怨專主讓國言則未可知新安以非其君不事為
不降其志以不立惡人之朝為不辱其身此不可曉大抵一以
志言一以身言而辱身又重於降志所謂天子不得臣諸侯不
得友者也

柳下惠少連

註云柳下惠事身上只三黜不去便見降志辱身處亦不必依

季氏分貼且柳下惠言中倫行中慮亦在上章見得三黜不去
而其辭氣雍容如彼而其確乎不能枉道之意亦自見於言外
言中倫也三黜而猶仕仕而終不枉道行中慮也言當乎事理
行合乎人心慮者心之所思也人有心則有慮以慮言見其合
人意耳

既曰降志辱身而又曰中倫中慮者見其和而不流也然則其
異乎他人之降志辱身矣其斯而已矣指中倫中慮言謂其所
可取者在此耳不可謂其無他善也

以言乎虞仲夷逸雖隱居放言而中清中權也夫隱居獨善則
其身合乎道之清放言自廢則其廢合乎道之權放言自廢自
示其不可用也隱居放言之中倫中慮者又不同矣

夫此七人不降志不辱身而隱居放言則所可在隱所不可在不隱矣降志辱身而言中倫行中慮者則所可在不隱而所不可在隱矣惟我則異於是我初無可亦無不可顧時義何如耳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所謂無可無不可也○或曰逸民則皆隱矣如何如此分可不可曰如柳下惠終無必隱之心仕意較多而夫子槩以逸民稱之者以其終不遇於世而顯行其道耳此亦是大疑難○七人各有可有不可不可分孰為可孰為不可○一說七人者但其言必如此即是有可不可蓋七人所為皆主於可者也而其不可者亦自可以反見矣且既稱逸民如何又說有所可在不隱者耶

無可無不可者以心言也不以事言也心則無有可不可若事
則當自有不可在安得無可無不可魯既受女樂決然是當
去又可以不去耶若魯能却女樂而反夫子則夫子便當還矣
此正是無可無不可處若於事無可否何以為孔子孔子曰無
適也無莫也此無可無不可之說也曰義之與比則自有可與
不可在矣○仲珠云夷齊只知不降志辱身之為可而降志辱
身之為不可在惠連則以降志辱身中倫中慮之為可而不降
志辱身與不中倫中慮之為不可下句便說不得去了下條亦
然如何說不降志辱身之為不可且不中倫不中慮無所往而
可矣其不可者固是也孔子亦惡得而可之耶○謝氏立心造
行不分貼本文此本以制行言然行由中出有此立心則有此

制行矣○下聖人一等者謂失齊無少屈也若下
以下則皆
有少屈從權處矣饒氏註最好但不是正解此意却說得齊
自好

太師摯適齊

前只云太師魯樂官而此云魯樂官之長對下文其屬而言○
亞飯謂掌亞飯之樂官名干不高初飯者或太師少師掌之或
當時無其人了或其人不去必有掌初飯者然朱子又曰白虎
通曰王者四飯諸侯三飯則初飯無了然據事情以初為亞以
三為四似亦難必○以樂侑食侑勸也脾好音樂故以此勸之
今人歌曲以至戲場其原蓋出於此○眼如望羊望羊視也羊
善望如云虎視○聖人俄頃之助者樂官識樂之正而不為三

桓僭妄者用也諸樂官之所以散去者以樂官失其職也所以
知失其職而去者以其識樂之正也所以識樂官之正者以夫
子正樂之功也看此章者當得此意引此章所以傷今也後列
魯公八士二章所以思古也皆衰世之章也然傷今則思古矣
思古所以傷今也大抵此下太師擊適齊以下及上柳下惠皆
是孔子之言故載在魯論朱子亦以為夫子皆稱贊而品列之

周公謂魯公曰

不必以親親敬故任賢用人立說總要見得忠厚之意若衰世
安得有此氣象傷今則思古矣

周有八士

一母四乳乳育子也謂一產也非指其姪言蓋一母四乳而生

八子也此朱子疑出以本文伯仲叔季四字俱雙想是如此似
不宜就安在本文說總見周之盛時人才之盛如此今則不可
得矣接朱子於師擊八士魯公章或自云未必夫子之言或又
引胡說其或夫子嘗與門弟子言之然終則曰孔子於三仁逸
民師擊八士既皆稱贊而品列之而於柳下惠章下亦曰此必
有孔子斷之之言而亡之還主孔子說意多其曰未必夫子之
言亦未必耳然是意居多

子張第十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

折

世間惟利害最重今見害不苟去見利不苟就世間惟喪祭最
重今祭能思敬喪能思哀則大節無虧其亦可矣其曰思義曰

思敬曰思哀皆就士者地位說其實敬哀皆須不待思而自然方是其可已矣子張意謂儘可了朱子訓曰則庶乎其可似少抑之蓋士者分內事固不止此今日其可已矣則失之太快而不類聖人之言註又曰一有不至則餘無足觀俱是陰補子張言意大急處恐後之學者遂以此為極致也○見危致命言見危而能不畏死以貪生也見危即致其命不暇致思也見得思義顧著義也祭思敬兼內外神言一說思敬懷敬思哀懷哀也孟子曰事親若曾子者可也伊川曰事君若周公者可也則此所云誠似失之太快

執德不弘信道不篤
執德以行言信道以知言一理也方其聞是理而未為我有也

則謂之道及其行是道而得諸已也則謂之德是德也執之可
矣然必執之弘然後衆善益集而德不孤是道也信之是矣然
必信之薦然後此志益堅而道不廢德不孤道不廢然後能卓
然有所建立於天地之間而是為世輕重若或以少有得自足
而執德之不弘於其道雖信而不能無不信者存而信道之不
薦則德孤而道廢道德既非我有吾見世雖有是人也焉能為
有世雖無是人也亦焉能為無○執德之不弘者量之不廣也
信道之不薦者知之不真也此與弘毅自不同蓋信道薦非毅
也○此有無不可以道德有無信其說大謬然其所以不能為
有無者則以其道德之孤廢也故濂溪周子曰天地間至尊者
道至貴者德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可

引以解此章之意○子路之終身誦子貢之以無誼無驕為至
執德不弘也宰我之憂為仁之陷害再求之自畫而謂力不足
信道不篤也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總是無以異於人故不能為
有無

得於已者執之不弘聞於人者信之不篤有知行意不然道德
不分曉

子夏之門人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夏已嘗告以交友之道而門人復
問於子張是必有不足於子夏之言○可者與之謂可友者則
與之友其不可友者則拒而勿與之友如直諒多聞者可便辟
善柔便佞者不可○子曰毋友不如已者亦非是不可者拒之

此其言所以為迫狹

子張破子夏云君子之交於賢者尊之其衆之未賢者亦容之於善者嘉之於其不能乎善者亦矜之而何以拒人為且我之大賢歟則自不肯拒入我之不賢歟則亦不得而拒入矣此皆以破其不可者拒之之說尊賢兩句言君子當如此總見可者固與之其不可者亦不拒之也與下文大賢何所不容同○異乎吾所聞繩尺論以為聞之夫子非也我之大賢何所不容此二句非夫子語意故朱子破之云其論是陳止齋說

賢如仁義實有得於己者善則方為仁為義者衆只是無以異於人者不能則有不善之意此二句子張述所聞言也我之大賢以下四句則方是把子夏話來破了上二句虛說○賢勝於

善衆又勝不能略齊等第一說賢以德言善以才言不如前說
善不貼才其下文只言賢不賢又該善不能在裏不可以嘉善
矜不能為釋上句之義蓋尊與嘉不同容與矜亦不同子張何
故重複說必各有攸當

子夏之病病在有所拒子張之病病在無所拒若子夏說出所
以當拒者子張說出所以不可與者亦必拒之則皆無病了

雖小道必有可觀

雖是農圃醫卜之屬德樣小道然其初固皆聖人之制作而各
有一事一物之理存焉故必有可觀者然局於一偏滯於一隅
若以推之天下國家則恐不遁就行不去了是以君子於大道
盡心焉而於小道不屑為也可觀以其理未嘗不在而各有濟

於用也

日知其所亡

人之為學誠能孜孜汲汲日惟知其所無所無者既有諸已了積至於月又無忘其所能而終不失如此便是無一時而不學而一日有一日之功一月有一月之功可謂好學已矣 知字對無忘字說非知行之知日知所無謂汲汲以求其所未有也兼知行所能亦然○此所謂好學者皆是有進進不自己之意日知其所無皆以心言功則不外是矣

博學而篤志

子夏云人皆知力行之所以為仁而不知致知亦可以得仁誠能博而學之聞見不隘而又篤志心一於是問不泛問切已者

問之思不泛思即其近者思之凡此皆致知之事未及乎力行而為仁也然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此心常存而理之存於我者亦由是而固是雖非所以為仁而仁亦自在其中矣○薦志今人說及此二字多不切又說開去了何以為致知之事故只曰心一於是朱子曰薦志只是至誠懇切以求之不是理會不得又掉了○薦志堅心也切問切於己也近思近於己也自博學到近思漸說近裏者已來所以仁在其中博學而薦志切問而近思此非徒事致知者所為也細思細思

一說博學是廣求此理薦志是定向此理定向之說與朱註異問易泛思易遠人之常情也自非薦實為己者不能切問近思由此觀之子夏之學可知矣新安謂博學是總其綱薦志切問

近思是分其目此說未當大抵以序言之則先博學次篤志又次切問近思耳學字是對志問思說中庸文言皆然難說提綱如中庸文言學字如何談得力行字○朱子解三仁之仁就理說及心二在中五者為仁則就心說及理如孟子說仁則解曰心之德愛之理有子說仁則解曰愛之理心之德

百工居肆以成其事



工不居肆而在家則幹他事理他物是為遷於異物君子不學則心用在外物上不在道理上用故無以致道此則子夏本意畢竟居肆與學分數較重然不特居肆而已而曰以成其事不曰學而已而曰以致其道則知居肆者特地是欲成其事非閑居也學者特地是欲致其道非空學也所以二說相須其義始

四言蒙引 卷一 論學
備○學者求知其理而行其事也致其道者造乎道之極致也
亦是做到家之意成字致字重着○學亦有不能致其道者如
學小道與中道而廢之類故學字且虛說若實說學道便小道
說不得

小人之過也必文

必文以重其過以重其過四字朱子警人尤切文則重其過矣
何也始焉不知慎思而行與理悖是過而又飾之以為欺是
增益其過也重字去聲讀

君子有三變

君子一身有三變如何自遠而望之則見其正衣冠尊瞻視儼
然其貌之莊也望之儼然若不可得而親矣及其近而就之則

其色溫藹然和氣之可掬也即之也溫雖可得而親矣及聽其
言也則又非法不道是是非非確乎其不可易則雖可親而不
可狎是則君子一身自遠望之是一樣近而就之是一樣及聽
其言又一樣此所謂三變然君子豈有意於變哉蓋其陰陽合
德所養者周是以其見於外者自然如此不待有所矯而然也
君子有三變言盛德君子如此莫指孔子然孔子必如此望之
儼然舉一身言即之也溫指見於面者

君子信而後勞其民

必其誠意惻怛而民信之矣然後可以勞其民若未信則勞者
非人所便彼必以為厲已也亦必誠意惻怛而君信之矣然後
可以諫於君若未信則諫者逆耳之事彼必以為謗已也可見

君子之事上使下皆必以信為之本有其本然後可以有為也
信在使民諫君之先○信謂上下交孚故曰誠意惻怛而人信
之無人我說固有已之心雖出於誠而人未必信者故本文信
字做人信之說而其本則在誠意惻怛上最要細或以信為已
信固知所重矣而不知本文信字本旨○信而後諫固是然亦
有雖不信而不容不諫者箕子比干是也又如羅應奎彈李賢
一章雖不見信而有補於綱常亦非無益之諫也信而後勞亦
有如此者如子產為政初問民或有欲殺之者子產亦不恤也
但君子立心切要他信然其所以致信非有所強也誠意惻怛
而人自信之也君子指士大夫言上有君下有民

人德不踰閑

言人於君臣父子等之大倫皆一一盡道而無越於準繩之外
了則雖於一動靜一語默及應對進退之間有未盡合理亦可
也○饒氏謂此章用以觀人則可用以律已則不可至言也子
夏本意却未分觀人律已此所以有弊

子夏之門人小子

本末二字子游以大學小學言差了蓋大學小學可以分先後
而不可以言本末子夏以始卒二字替他便見子夏見識高於
子游此篤實之效也集註依舊用本末還是亦據子游意耳子
游之意蓋以大小分本末似謂洒掃應對是末節正心誠意是
大本云此大學未說到齊治平就學者分上說故只作正心誠
意

言游過矣只指言語上指他過不必曰言過也過字活套

孰先傳孰後倦此先後是活字言何者則先而傳之何者則後而倦焉蓋以學者所至自有淺深有可告以大者有只可告以小者譬之草木區以別矣若夫有始無有卒本末兼舉者其惟聖人乎而今之小子未必皆聖人也安得不且先教以小學耶本註一以貫之本末都在所貫因此與前章萬殊一本意思小異此只是一時並舉之意○區猶類也厚齋之說不必用彼以區域言若區域分類却不如就草木分類為是○淺深生熟要分辨造到深者又要等熟然後可進以他說子夏此說便是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之意○程子五條首一條是發子夏本意後五條是破子游小視了洒掃應對以矯其偏然此意子夏當時

亦說不及此恐亦未必曉得也曉得則亦聞性與天道矣

程子曰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此句亦如云蓋凡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語勢似忒緊此只為人認本末為二致故立言如此○故君子只在謹獨不忽於小也且兼事有大小理無大小事有不可不可聖人心無不可○程子所謂理無大小者大小以事言所以為理無大小故其教有等而不躐理無精粗故惟其所在而皆不可不用其極此朱子之言極妙極妙○洒掃應對所以直與精義入神同者洒掃應對其源頭便是天命所在也雖聖人之下學在達亦是此理○觀此章者要知大學小學理一而分殊

仕而優則學

二句平說蓋各有所指上句為已仕者言蓋當時固有仕而不
學者下句為未仕者言蓋當時亦有學而不仕者集註然仕而
學然字說出本文外意或以二說相湏例觀者非也此與然人
當勉其難而不可忽其易也然必近者悅而後遠者來俱是言
外意○看來重在則學則仕上朱子註意以本文不直曰仕而
學而必曰仕而優則學不直曰學而仕而必曰學而優則仕者
蓋當其事者必先有以盡其事而後可及其餘耳此正與行有
餘力則以學文語意相同○新安說仕與學理同而事異處不
是蓋學所以求此理仕則只是行此理非有二理也故曰理同
求其志即守其所達之道達其道即行其所求之志也事異自
然亦不待新安所解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子游曰以吾觀之喪只極乎哀而止何以文飾為蓋亦激於當時之節文習熟而哀感之不足者亦棘子成之意也故不能無弊而止二字所以為微過於高遠者只是簡略細微之意細微處簡略則能過於高遠而失之踈薄矣亦須看微字不可說大勁○合問孝章觀之可見子游之事親也養有餘而敬不足子游之喪親也哀有餘而禮不足皆足以見其任情自遂而脫略

細微

吾友張也

子游曰吾友張也才高意廣人所不能者彼獨能之是難能也然而殊少誠實惻怛之意其於仁則未也蓋師也辟再下便是

巧言令色鮮矣仁矣可不謹哉○子張之難能處大抵亦務外所為○以子游視子夏則子游為過以子張觀子游則子張尤為過觀其言可知

堂堂乎張也

堂堂乎張也其務外自高如此欲輔之而為仁歟則彼之務外自高無舍已下問之意欲以輔人之仁歟則彼之務外自高無惻怛俯就之心是難與之共為仁矣魯子此言蓋就為朋友分上說蓋仁惟務內而平實者能之而亦可以為人所資○於己無體認密察之功於人無切體觀感之助難與並為仁也合兩章而觀之皆可以見子張之不足於仁處然亦可以見仁為心之德根於人心惟求之至近而脩其在內者乃可以至之

人未有自致者也

朱子解云人之真情所不能已者是以自然說尹氏註於此不用其誠是以當然說故在圈外曾子述所聞於夫子者如此於此自識其良心而已非謂他事俱不能自盡而惟此節能盡其曰人未有自致者也亦指常人言夫常人他不能盡而惟喪親為能盡蓋足以見仁親之心達之天下無不同也此厚者之言也噫○若中人以上則不獨親喪為能自致矣凡理所當然者皆所自盡饒氏之說極妙極妙雖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記之記之蓋乎字有感動人意聖人言人無有不能如此者而不能如此者是誠何心此夫子所以默寓微意也不然只管說人盡能如此似乎無味

吾聞諸夫子

其他可能也謂生而能事死而能哀皆可能也蓋其父之臣與父之政固可遵而不可改人之適已自便而以死待其親者雖不可改而亦改之矣而莊子則不然於其臣也父用之吾亦承而用之於其政也父行之吾亦承而行之都不改其臣與其政此實人所難也蓋以其所關繫尤大也○難易亦不必深辨父臣既賢父政既善承而用之行之非惟理所當然亦勢之順而易者也故朱子集註改用善字或者魯子所述於夫子而門人又述於魯子者未能纖毫無間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

上失其道使之無道教之無素也是以情義乖離而民散矣惟

其散也故或迫於不得已而犯法或陷於不知而犯法夫如是則犯法者民也所以致民犯法者上也是以汝出而為士師於辨訟拆獄之間如得其罪惡之情則湏哀矜之而勿以為喜蓋得情而喜則太刻之意或溢於法之外得情而矜則不忍之意常行乎法之中勉齋之言也仁人之言蓋如此舜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同此一點生生之心也○註曰故其犯法也非迫於不得已則陷於不知也此三句在民散久矣之下故得情則當哀矜勿喜○使之無道而乖離則迫於不得已教之無素而乖離則陷於不知失道故民散民散故犯法孟子曰無恒產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僻邪侈無不為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至切至切

紂之不善

子貢云今天下之言不善者一歸於紂原來紂之不善不至如此之甚也只緣紂自致其身於下流之地耳是以君子惡居下流一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子貢言此欲人常自警省不可一致其身於不善之地非謂紂本無罪而虛被惡名也下流二字極有意味○先儒曰子貢非為紂分踈其意在下兩句耳君子之過也

君子固不能無過但小人則諱過而不能改君子之過也譬如日月之食焉何也盖方其過也不自隱諱人皆得而見之及其更也復於無過人又皆仰之夫過而人皆見更而人皆仰不猶日月之食乎盖日月之方食舉天下人皆得而見之及其復也

則所以明照萬國者如故矣人又孰有不仰之者乎○更改以
君子言在日月不說更只可說復孟子更字亦然其註云更之
則無損於明亦以君子言明字借說或以人皆見之處截非也
君子非久過者日月非久食者故日月之食一句直說到人皆
仰之處為此與孟子文大同小異

仲尼馬學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何所從學邪子貢曰文王武王之道
未便至墜落於地還是在人彼賢者識見明敏則有以記其大
節不賢者識見雖稍劣亦有以記其小節或記其大或記其小
小大雖不同要皆是有文武之道存焉夫子焉所不學如賢者
識其大夫子則於賢者而學其大不賢者識其小夫子則於不

賢者而學其小然既無往而不學則自無往而非師矣亦何常
師之有○此道字指謨訓功烈禮樂文章之類非指道之全體
也若道之全體則豈盡於賢不賢者所記而已哉且夫子之於
禮樂制度皆文武所垂而新安以為列聖道統傳在文武文武
文傳在孔子者非本指矣况公孫朝之間亦只見孔子於禮樂
制度之類無所不通而不知其得之於誰身子貢亦只如此答
他何暇論到道統去處○謨訓見於言語者功烈見於事為者
禮樂文章見於政治者如此解文武之道便見不是論道之全
體看書須看是甚樣人說甚樣時說又看是為甚樣事說若只
說一道字便要說到二帝三王之經天緯地處則又何用做古
人名字說話或說仲尼馬學為仲尼何嘗學如太宰夫子聖者

歟之意蓋以下文而亦何嘗師之有亦字為好說耳不知公孫
如此問子貢何須非他且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意思俱
閑泛了○太宰之問意思亦甚小非知孔子者○亦字只是承
上疊說師字只因上學字生大是大綱小是節目未墜於地大
凡物至墜地便失壞了故以為喻○在公言人有能記之者不
比中庸實體備於己之意

圖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

上只云譬之宮牆而不兼宮室之淺深廣狹言者為何蓋凡室
淺者其牆自卑宮廣者其牆自高此又物理自然故賢人之道
卑淺而易見聖人之道高深而難知○眼中曾見大宮廣廈而
短牆矮壁者乎亦曾見有小富斗室而高大其門墻者乎故首

只云宮牆而下兼及宮室牆卑室淺字平下文牆高而宮廣亦是如此不可因此便輕重說譬之宮牆言賜之道與夫子之道譬之於宮牆此下只說宮牆並無一句實指說喻體也○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言其不足於深厚而才美易見也若夫子則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故難知

譬之宮牆以下只把宮牆說下文便承言得其門者或寡矣然則夫子所謂賜賢於仲尼豈故為是揚賜而抑仲尼也哉正為不得其門耳夫子之云不亦宜乎○觀子貢此言非其深知夫子之道不能如此推尊非其善於說辭亦不能如此譬喻也○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明其非宮牆外望所得而見也○須要見得子貢如何是牆卑室淺處夫子如何是

墻高宮廣處禮記儒行篇儒有一畝之宮墻宮墻垣也

叔孫武叔毀仲尼

叔孫武叔訕謗仲尼子貢曰云他云人之賢所至有限丘陵也

是猶可踰也仲尼之賢其高莫擬日月也安得而踰焉踰過也

不是躋攀之意如丘陵雖高日月猶在其上便是踰了仲尼日

月也無得而踰焉仲尼既是日月是以人雖欲以謗毀而自絕

之其實何傷於日月邪即無傷於日月而故欲謗傷之適見其

不自知其分量耳○詩傳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阜土

之高而有平陸者

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

言君子一言而成智一言而成不智智不智只係於一言之間

言其可不慎乎適者子之言失之不智矣且以夫子之聖豈可
及哉夫子之不可及也莫測其妙直如天之不可以梯而升然
何也以其感人者言之夫子惟不得邦家耳夫子之得邦家者
所謂立之斯立云夫以夫子之神化在人者如此如之何其
可及邪此正所謂不可階而升者也不是別一意○立之斯立
至其死也哀皆莫知其所以然此便得邦家亦不過此立之養
王之治天下不出教養二字夫子之化字與上文化不可為化
也道之教也綏之立之固也動之道之深也子貢語意不到斯
和截直到其死也哀慶○聖人神化而化之之化○榮人榮之
字不同此是存神過化之化彼是大亦好言其感應之妙神速
也尊親之也范氏謂生則天下歌誦

如此此句只貼到動之斯和處斯字正是感應神速處了故榮
袞二字朱子另解在下○桴鼓桴與枹同音浮也桴鼓影響三
般意鼓應桴影應形響應聲

堯曰第二十

堯曰咨爾舜

堯曰咨句嗟嘆聲也爾舜句書云咨有十二枚小異其曰咨禹
者同咨有十二枚記者之辭故此首下箇堯曰字

天之曆數在爾躬亦以其德當天心也

允執其中又是叮嚀之辭言爾今陟帝位以治天下也要必事
事惟信執其中者而用之不可作推本能執中故知其曆數在
躬也若不能允執其中而致四海之困窮則天祿永終而曆數

之在躬者亦不為爾有矣

此處咨命之辭只是以帝位屬之其實舜未便即位按書堯命舜曰爾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傳云文祖堯始祖之廟也受終者堯於是終帝位之事而舜受之也未就受其位也自是齊七政徧群祀覲四岳群牧巡狩封山濬川象刑四罪一十八載之間都是攝行天子之事耳及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正月元日然後舜格于文祖此時始登天子位正與孟子合但無孟子則書經云恐後人亦看錯了方見孟子看書看得精到便如此了斷得明白讀堯曰者當知此禹之受於舜亦然故書曰率百官若帝之初

舜亦以命禹此處不應說出人心惟危二句集註只云禹謨比

此加詳今人講文章亦就依書經講反於本文亦字說亂了且大禹謨允執其中之下又凡九句方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處所謂加詳者此亦是

禹之後大德受命而有天下者湯也據湯誥湯既有天下乃作誥以告諸侯因述其初請命伐桀之辭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者我不敢赦而弗誅至於天下之有德者皆上帝之臣我亦不敢蔽而不用蓋其有罪也有德也皆已經闕於上帝之心我唯聽上帝之命而已天討有罪而我刑之天命有德而我章之此湯自述其初伐桀時請命于天之辭以誥諸侯也然古人質朴如堯舜禹當時尚皆以名稱至湯而后有號至周而后有謚○生名死諱今人謂名曰諱

帝臣不蔽謂聽天命之所歸已不敢利天下而蔽天下之賢也
故書咸有一德篇曰監於萬方啟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
少微鑑亦曰湯既放桀退就諸侯之位曰天子惟有德者可以
處之亦必有所受矣

又曰天既以萬方臣庶付之於我則我當任其責矣是故朕躬
有罪此自朕所為不以萬方也萬方有罪則非萬方之罪也自
是我弗克負荷而使萬方至於罪戾耳罪在朕躬又按此段今
人都泛看過了前段重在命德討罪上蓋命討者天下之大事
人君之大柄但使功罪各當則天下之事了矣此前段所關之
意也○正蒙第十篇帝臣不蔽言桀有罪已不敢違天縱赦既
已克之今天下莫非上帝之臣善惡皆不可揜惟帝擇而命之

以為天下君已不敢不聽○後段全在自責上說蓋君道之脩
否生民之休戚國家之治亂天祿之存亡全在自治與不能自
治之間故曰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然桀紂罪民其亡也忽焉豈
細故哉此後段所關之意此是成湯以天下自任處○成湯所
以自責非獨厚之至亦理所當然也非過也百姓有過在予一
人實是如此

武王則曰有罪無罪惟我在湯則曰有罪有德皆簡在帝心一
則以命討任之於已一則以命討聽之於天蓋武王是就作君
作師其助上帝上說來故以任諸已成湯是就請命於天以伐
有夏上說來所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也故以聽於天然其心
一也其道同也噫聖人以天行事耳何利於天下所謂有天下

而不與也

無以萬方或言不以及萬方者非也無當不在字詳集註自見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言周大賞賚於天下非人人而富之也惟
善人是厚而已按周書云散鉅橋之粟發鹿臺之財大賚于四
海而萬姓悅服則是賚百姓此則言其所富者皆善人也與書
不同故又曰詩序云賚所以錫予善人說得實了難說是周有
大賚于天下而大賚之中又獨於善人是加厚焉此說與註及
不可用

大抵此下述武王事都是反討之所行善人是富蓋紂為天下
逋逃主凡天下小人皆得志此時君子善人皆不得吐氣故武
王伐紂云所以抑小人而彰有德也皆反商之舊也紂雖有

許多至親然身為不道無畔親離又不如周家之多仁人此正所謂紂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意思言至親宜可得力而反畔之我許多仁人豈必皆至親哉書傳云紂雖有至親之臣不如周仁人之賢而可恃也然則其至親皆不賢者若是賢亦不為紂所用雖用亦在散地不可得力今既不可得力非離心離德而何此是武王誓師據人事有必克之理也○一說莫做紂至親離心離德說蓋書經離心離德之說在上了此又一重意故書傳亦把與上文兩平解下曰紂雖有夷人之多不如周治臣之少而盡忠也紂雖有至親之臣不如周仁人之賢而可恃也當從此說○據書經不如仁人之下又隔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方是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此二句人亦都想不得聖人意思出蓋武王如此說是為何蓋是毅然以天下為己任言民德之正不正在我所謂百姓有罪曰我陷之也一夫不獲時予之辜者也不然只慙責已何為直是要慶置天下使無一人之不得其所無一人之不歸於善

謹權量

權者銖兩斤鈞石五權也量龠合升斗斛五量也二十二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斤為一石○謹權量不過取於民審法度如禮樂制度之類可因者因之可革者革之可益者益宜損者損也脩廢官者以其官之廢而不舉故從而舉之也脩字照廢字言不是脩削之脩○四方之政行焉說在外與下文天下之民歸心一般不可謂謹權量云云就是四方之政行

此亦因紂時權量無度法度隳墮者百官不職故武王舉之亦
反商之舊也

與滅繼絕朱子合解耳其實不是一事小註不是還作二項如
無其國者城國也吾則開封其國或有其國而國緒已墜絕者
吾則再續之封一人使承其緒興滅是其子孫微甚國土盡無
了吾則搜訪尋出一箇來封焉諸侯繼絕世是其子孫還衆多
爵土之遺者猶未盡無我則扶豎起來使重膺封爵以繼前人
之烈也○一說滅國者絕世之久者也絕世者城國之近者也
此說與前說相通但不可合二為一為集註國者二字說不去
朱子合解為封黃帝堯舜夏商之後者蓋以黃帝堯舜夏商之
後有久滅者亦有近絕者故云○舉逸民不可說及了專指釋

箕子之囚復商容之位言為其無他事實也此當有事實解他
盖本文是叙事商容是商賢人為紂所擯棄者故書曰式商容
之間禮記以為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者殊不可曉故知禮記
有出於漢儒之附會

此段亦為紂當時滅人之國絕人之世廢棄箕子商容而不之
用故然亦反商之舊也○三者皆人心之所欲也盖滅國絕世
其先皆有大功德於民民孰不欲存其後邪逸民有才有德正
所當明揚者又孰不欲其顯邪

所重者民食喪祭當紂時民之所以養生喪死者皆有所憾故
武王反之

自周有大賚至食喪祭或摘其辭或舉其事奏成武王一啟事

實

寬則得衆四者堯舜禹湯武王之所同也自此以上不必節節
討箇中字無非道之所在也若把中字說便似論語述此有個
骨子一般設使湯武生在前堯舜生在後論語據其時而述其
事又將以何為貫也若據學者論道理則安得以湯武所行者
為非中邪亦不可立咨命誓師為主張蓋誓師二字自該不去
故楊氏又着個與凡施諸政事者一句
大抵聖人道無二致而時位不同堯舜禹湯武王之所行者即
孔子之所講明者也孔子之所講明者使得時得位而措之亦
即堯舜禹湯武王而已

子張問曰

尊五美屏四惡一勸一戒也

大凡惠易費今也惠而不費此所以為美也以下倣此
因民之所利而利之非以己之利與之也所謂用天之道因地
之利者若以府庫之財與之則惠而費矣

擇可勞而勞不但播穀乘屋大凡不得已而鑿池築城行師禦
寇是亦可勞也可字要說得活但只是我之所可勞便是何必
指定播穀乘屋言况孟子此句註亦曰如播穀乘屋之類如字
類字包得廣○擇可勞而勞之小註云惟喜康共不常厥邑此
二句不相連出盤庚共如字去聲此句在中篇言我所以勞女
者惟與女同安耳不常厥邑出上篇言商之先王猶不常其邑
于今已五遷矣又註云其究安宅百堵皆作出詩經

欲仁而得仁就從政上說不必依註以治已言凡從政時應事接物一無私心而當於理便是仁○凡外物欲而得之便為貪惟仁者吾所自有而當然底物事故欲而得之不為貪○此欲仁而得仁語勢與我欲仁斯仁至不同彼是隨求而隨得之意此只是欲仁字重

無衆寡以人言無小大以事言無接人應事也語意之密如此能敬則所應接舉得其道自有安舒自得之意而恭矣然恭自敬上來何驕之有

正衣冠尊瞻視非有意於令人畏也然儼然人望而自畏之此所以為威不盜

不素教之以善而殺其不善謂之虐凡號令興舉不及戒以速

成而遂考其成者謂之暴或故意慢其令於前而刻期以急之於後是悞民而必刑之謂之賊總是以物與人也但與之之際吝而不果此則謂之有司蓋出納之吝在有司則可在從政者則不可有司為主者守財施予不得自由故可吝若為政者予奪之權在我除是不當予則一介不以與人若果在所當與則便以與之如是則彼之受惠者見我有樂與之意自感激効力矣若當與者臨時却遲回顧惜着不忍舍如此則雖畢竟是與他彼亦不懷其惠矣此一惡比上三條雖小然亦極害事故舉項羽以番千古之訓

有司本非惡字然為政者而為有司之所為則惡矣出納正是關出物以予他時節出於此而納於彼也

不知命無以為君子

義命可相有不可相無不知命則不顧義而避害趨利將無不至矣尚何以為君子無以為君子失其所以為君子者矣知命非特泛泛然知而已知有命而信之也此都是事到頭時是臨利害之際我知命而一惟命之安乃為知命○或以不知命做一頭言非也此章自是三段不必與三畏章同且註云君子之事備矣此君子與無以為君子之君子亦不同○禮所以檢身也不知禮則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蓋人步步離不得禮有禮方可以自持

言心之聲也人心之邪正於言乎見之所謂人心之動因言以宣也知言者亦不是只泛泛知他言語耳知其言之所以然也

如孟子知言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
辭知其所窮然孟子所說廣故註云於凡天下之言無不究極
其理而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且其所說都就詖淫邪遁一
邊此則虛說亦只槩說人言

浙江圖書館

重刻蔡虛齋先生四書蒙引卷之八終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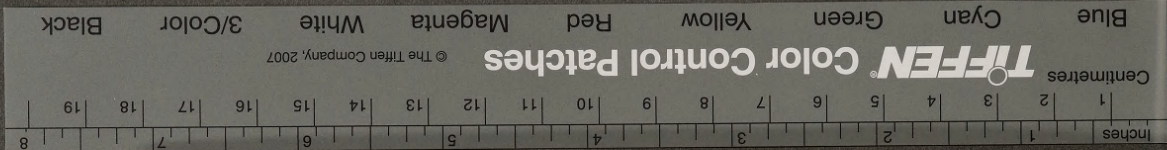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善本

甲登記號：001911

一九 年 月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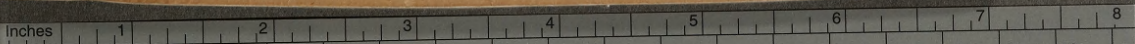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	------	-------	--------	-----	---------	-------	---------	-------